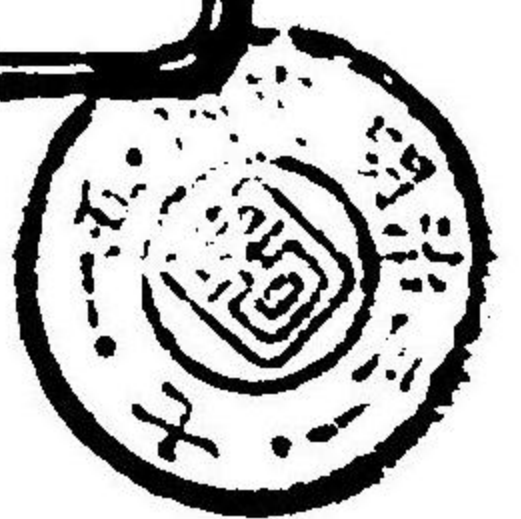


明治戊戌仲夏

燕山楚水紀遊

梅清室藏版



予遊在客年秋冬之交既成此稿附活版
在苒半載東亞形勢大變議論往往屬陳
腐然當時所見實如此今不可復改也
予不達丹青之術因携寫影機而行時寫
所遇景及返諸友爲予摸臨作圖乃附石
印以挿卷中
畫皆筆有濃淡且施彩色然尋常石印不
可施彩故頗失筆氣不得見畫手之妙此
爲憾焉
明治戊戌仲夏
梅暉識

燕山楚水紀遊卷一

大阪 山本憲永弼著

子家世尊奉聖道春秋例設釋奠會門人行禮嘗欲
一遊曲阜謁聖廟考聖人遺蹟觀祭器以徵舊儀者
有年矣久保子平藏篤乎晞聖與子有穆若之誼欲
伴予入山東予嘗謂在昔朝廷與隋唐通好士留學
彼地者往來不絕而彼我鄰交亦密今則官曹商賈
之外絕無往遊學者但徵諸書中胸臆抒說而已至
夫地理風俗嗜乎如探暗焉且兩鄰隔海接境誼如
魯衛而近年歐米人漸猖獗動欲逞虎狼之慾爲邦

人者。宜遊彼土。廣交名士。提挈同仇。以講禦侮之方。固爲應時之務。因刻期發程。會福州人力子軒名。補知縣。試以事遊吾邦。約予遊蹤及福州。爲西道主人。實明治丁酉歲九月也。臨發。久保子俄有事不得往。悉爲予給資裝得不乏焉。

九月二十二日。辰下牌。辭家。抵梅田。上野翁梅。鈴木翁牛。菊池子二。石橋子來。雲生野子衛。安兵井原子馬。助及從游諸子數十人來送。予與表兄垂水子熊。大掛衆而發。至神戶。倉川子鐵。大澤木子臣。真迎入後藤店。錄畢。遊和田崎。觀水產博覽會。日暮。倉川子與小川

徽五藤村吉友。玉井介。三子。邀飲于湊川喜樂亭。

二十三日。晴。午天乘氣船玄海。垂水子倉川子小谷子清。澤本子雄。難波子介。送至船。比過高松洋。日暮。夜

大雨。

二十四日。曉。過周防洋。雨未歇。四望窈冥。已上牌。至門司。船積炭。申上牌。釋纜。

二十五日。雨霽。卯上牌。至長崎。上岸。乘氣車。遊道尾。有溫泉。一境幽邃可愛。

二十六日。薄陰。申下牌。釋纜。會德丸通譯生作。赴北京公使館。因偕約伴。昏後雨至。

二十七日。雨未歇。辰上脾。至釜山。上岸步居留地。山皆秃。無一樹。獨居留地後小丘。老松鬱蒼。標曰陸軍所轄地。本邦戍營。與作方半。丘西有一校。邦人與韓人協同所設。邦人監之。凡學校邦人所監者四。仁川韓政府所設。京城邦人所設。元山與釜山。邦人與韓人協同所設云。目今邦人住釜山者太多。然不見貿易繁盛之景。蓋韓人多貧。邦人亦乏資。似不過邦人相市。此邦人之所當致意焉。丘後山有邦人兆宅。甲午之役。葬死者云。其西鑿井汲水。通暗漬。以給水居留地。西北隅遠山通路。路傍有韓人家。壁逼櫺低。雖

辨民舍豚棚。而韓人怡然起臥。殆不免羲皇之風。轉而東。懸崖上大廈巍然。則西洋人館也。嗚呼。何得笑韓人陋醜。韓人我兄弟也。夫粉壁巍然者。非我與韓人之同仇耶。過陸軍運輸部。安部子羅在焉。德丸子故人也。相邀供茶。申下牌釋纜。二洋人來同乘。自稱英人。曰。傳西教在牛莊者十年。近日遊黑龍江。爲俄人所疑見逐。故歸牛莊也。俄人猜忌英人。亦如此歟。二十八日。雲披日出。恬波輕風。殊愜人心。大小島嶼。碁布星羅。不遑送迎。蓋新羅道海上也。見下船清人填咽。曰。山東人從海參威歸。海參威舊名也。予不欲從露人命名。故取舊名。

春暖而往。秋冷而歸。敝衣糲食。蠶蟻不似人。然財囊皆重。夫邦人徒論衣食豐約。而不知誘儉入奢。其出市海外者。往往破產而歸。比之清人空手而往。囊滿而返。何若哉。且世人往往譏清人獲財。密藏秘蓄。無益於世。然一旦警醒。大開蓄藏。以謀世益。恐有懸河潮來之勢矣。此夜闇黑。浮標不見。船因徐行。

二十九日。晴。卯下。牌入濟物浦。去仁川府一里許。邦人皆稱仁川。上岸訪朝鮮新報社。藥師寺子知導觀居留地。跨邱臨海。形勢太雄。然邦人所住。地域褊小。屋宇稠密。不復餘宅址。遂借洋人居留地而家焉。藥

師寺子曰。初設居留地。地之廣狹。唯邦人所擇。然當局者規模至小。僅擇今之地。且當時地價低廉。官若善致意居留者。居留者致富。決不爲難焉。今則機會遠逸。併後山盡歸洋人之手。不復可擴張。惜夫。抵公園。在小丘上。邦人所設也。斗出海上。奉祀天祖。浦上諸山。不見一樹。獨此園松樹蒼鬱。翠色欲滴。時潮方退。諸島可步而往。聞浦內潮汐盈虛。不下一丈五尺。下丘。過韓人肆。屋矮。檐短。皆以茅茨。似覆荊棘。偶見邦人役韓人搬物。動揮拳擊之。曰。不如此則不勤。此決非小事也。露人御韓人。常取寬洪。以邦人觀之。

殊可畏。而亦可法焉。以此語藥師寺子。藥師寺子亦以爲然。轉登後山。有粉壁高第。爲洋人館。洋人規模宏大。其所住皆占形勝。使人發憤。丘北環以墉者。安駟壽別墅也。西曰永宗島。往年大院君築砲壘處也。今皆墜壞。大院君爲韓人俊尤。其不得志。國勢之所以陵遲也。下丘。抵藥師寺子家。聞其話朝鮮近狀。藥師寺子曰。朝鮮形勢。欲舉以報本邦。往往見掣肘。不得悉實。若夫本邦新聞。大抵難視爲真。且本邦外交。大計未定。而期報知悉實。固不可得耳。昏前歸船。藥師寺子小川子名雄三新送至埠頭。

三十日。晴。向者在釜山。韓人與邦人對話。皆操邦語。至仁川亦然。聞朝鮮各埠。邦語皆通。嗚呼。東至亞米利加。西至歐羅巴。使邦語無不通之地。不亦快乎。此責素在邦人。豈夫模英語。擬佛語。揚揚自得者。所能夢想哉。辰上。牌。釋纜。出黃海。黃海洋人所命。在昔黃河所落。故取以名焉。北風急。三十一日。晴。天明。船走山東省北。連山蜿蜒。起伏不絕。間威海衛所在。曰。刻前既過。夫威海衛者。我戍兵所屯。以保賠償。今邦人往往有論賠償完清之遲速者。然賠償完清。理當撤兵。碧眼人覬覦東亞也久矣。

而威海衛與旅順隔海對峙。爲渤海門戶。使我戍兵一旦撤兵。威海衛落碧眼人之手。不待終朝也。如此則清廷之存亡決矣。清之存亡。則本邦安危之所繫焉。故爲本邦謀者。宜紆賠償期數年。以待清人兵備充實。使碧眼人無所藉手。若夫論賠償之遲緩者。殆不思國家之前途也。已上牌。入芝罘。一名煙臺。芝罘者港前一嶋也。秦皇所至。與煙臺相擁成灣。灣大廣。本邦領事館。高占爽垲。俯臨深潭。形勢最勝。未上牌。發芝罘。夜入渤海。渤海一作渤海。古所謂北海也。在齊魯北。故謂之北海。秦漢以後稱渤海。蓋北海訛音

歟。北風強。

二日晴。出寢。海水渾濁。遙認桅檣。曰。白河口也。進過太沽砲壘下。入河口。砲壘皆泥。每雨來泥崩壘破。此日役夫麇集。搬泥脩治。兩岸拓鹽田。瀾茫無際。民屋以泥成。皆離戶也。造鹽之法。似與本邦不同。溯河良久。河流濛紆。前認白帆。難辨往反。已下牌。至塘沽。下碇。乃賃小舟。溯河一里許。上岸則風霾大起。衣巾忽白。此地數百里無山。長風度野。見如黃雲掩天。則沙塵也。至車站。賃瀛車。亭午發輪。穿鹽田而進。鹽田始盡。而紅蓼平敷。如織錦繡。外與天接。此本邦所不觀

焉。本邦詩入叙紅蓼者。往往不免誤想矣。經新河軍糧城二車站。至天津。下車。渡白河。船隻簇集。貨物山積。直抵領事館。鄭領事不在。藤田書記生。船津書記生。幸一在焉。領事館在紫竹林。去縣城數里。此地本沮洳。萑葦叢生。始置租界。大厦出焉。康衢通焉。頓爲繁富股脈之區。客年兵戰後。本邦當定租界。而遷延未決云。下午與吉村海軍大軍醫。敬次竹內海軍大主計。十次俱至銀莊。附票換銀。宿第一樓。樓清人所設。兼客棧酒館。富豪皆就飲。歌吹搏戰。繁華喧騰。昏後赴領事館招飲。迨夜歸。嘗聞北地早寒。及來天津。

殊覺暄暖。

三日。晴。出觀坊市。見隻輪車。與本邦備讚間所見形似。而大邦製只一人推之。此國有二人推輓者。船津子來過。

四日。朝薄陰。已上牌。與德丸子賃氣車而發。蓋鐵路北走者。達北京。東走者。經塘沽。至山海關。所謂廣軌也。比本邦制。大有逕庭。客位分爲頭等貳等。臨發。則挑夫搬行李。踵客位。達車站。則挑夫喧聚爭行李。如餓犬狺狺。直肩行李而走。其不拐帶者幸矣。而賣菓者。賣糕者。丐兒乞食者。紛紛沓至。吏皆熟視而不禁。

也。天津車站門外有渡。舟蟻集。爭客喧嘩。似無制度。抑亦大國之風歟。車走白河北岸。河水漲溢。村落浮水上。白帆從天際來。如望湖。有結簣捕魚者。有設罾者。形似仰織蓋。四維而舉之。即本邦所謂四手者。而差大。過楊村。至楓臺。望金山五華諸峰於雲煙縹緲之間。未下牌。達北京。車站在城外數里所。車馬填咽。男女沓集。下氣車。賃驟車。路撒石礫。有大如馬頭者。輪礫相觸。欲仄脆軋。動有顛覆之虞。入永定門。左爲先農壇。右爲天壇。環以崇墉。門外曠濶。往反者皆寸人尺馬也。過天橋。肆塵鄰比。金牌紅榜。爛熳奪目。露

八

店鬻物者。擁路左右。路雖素廣。至兩車相遇。殆無所避。每戶貼銘聯。或曰。膺壽禔福。或曰。財利淵源。大抵莫非祈福祝富之意。過正陽橋。用大理石造焉。分爲三道。當橋而巍然者。爲正陽門。有三門。正中鑿輿所通。門常閉。行人皆從左右門。迂迴出入。申上牌。抵東交民巷。本邦公使館。及筑紫辨館所在也。德丸子入公使館。予入筑紫辨館。筑紫辨館者。川北純三香月梅野平周三子所共設也。鬻本邦產諸貨。其業日盛。予留宿於此。館中別有照像師。曰。水津芳雄。理髮師。曰。若杉某。北京無廁。故辨館別設淨器。邦人始來者。

頗覺不便。夫北京之無厠。在前明既然。五雜俎曰。大江以北。人家不復作厠。但江南作厠。皆以與農人交易。江北無水田。故糞無所用。俟其地上乾。然後和土以溉田。京師則停講中。俟春而後發之。暴日中。其穢氣不可近。人暴觸之輒病。又何如奏厠之便乎。因是觀之。北京無厠。素出於國情之不可已焉。聞龍動有乾糞相市者。與五雜俎所言太似。若善設法行之。可以免譏矣。

五日。晴。訪矢野公使。又訪中島書記官。雄中川軍醫。全十鄭通譯官。邦永丸毛外交官。利直高須通譯生。助太德丸。

九

通譯生。晚德丸通譯生中嶋子。之載小村子。郎俊太並來過。中島小村二子。久留學北京。中島子將遊學保定也。

六日。薄陰。上午與川北子。命駕訪卓子於驛馬市。卓子福建人。與力子友善。現官刑部。年四十二云。忻然相迎。煮茶供點心。謂予曰。弟僻守一隅。足不出戶。不足以語當世之務。然於古今理亂得失之原。未嘗不留心。先生有志當世。所見所言。必有所得。亦欲領略高論。以擴聞見。不敢言正也。予曰。弟性迂闊。何足識時務。然經世濟民。志於斯道者。所當期圖焉。竊謂貴

國與敵國。古來同文字。又同奉聖教。素有壤篋相和之誼。前年偶有睚眦之事。所謂兄弟鬩牆者。何足介意。當左提右挈。外禦厥侮焉。惟高見亦必若斯。曰。敵國幸有前年之事。如聞晨鐘。令人深省。是敵國之幸也。彼此同居亞洲。唇齒相依。顧大局者。必有一番議論。非必沾沾於目前之效也。先生能見及此。可謂高人一等矣。歸途過琉璃廠。列肆二里許。鬻圖書文房具骨董諸品。大者連房七八。新古珍奇。不可枚舉。至正陽門。畫一區陳貨。似本邦勸工場。簪釵錦繡。珠玉陶瓷。瓌瓌眩目。下午與香月子。驅驢謁文廟。廟在安

定門側。元許衡所創。正位爲大成殿。左右翼以兩廡。配祀十二賢。雖非不壯麗。然久不經修治。都委頽敗。戟門外碑石數十。或傾或裂。往往漫漶不可讀。對門爲國子監。門庭闐寂。見雜草生屋上。出廟東折。堂塔壯偉。葺以黃甍。曰喇摩教寺也。喇摩教者。清帝所奉。故壯麗如此焉。回轡而南。遇耶教會堂。樓閣閎燿。翼翼拔地。夫耶教達彝倫。旨荒誕。苟奉聖道者。所當排擊不遺餘力焉。而西人狡獪。巧蠱惑人心。藉以爲覬覦之地。可畏夫。轉至貢院。在朝陽門南。今年有會試之舉。兵部尙書徐公部爲主司。舉人集者一萬五千

人。夫科舉之弊。不啻他國人論之。清人亦自知之。議論空靈。而考據該博。竟無補世用。雖多亦何爲。且科舉之制。遠在漢魏以上。似出於周公遺法。其意未必惡。後世失聖人之旨。有司誤其用。遂至不堪其弊。自漢魏英雄之士。既不由貢舉。其由貢舉者。大抵斗筲庸人。如公孫弘一輩之徒是也。而有司繁文之弊。屢逸俊傑之士。沈淪草莽間。況清之科舉。出於愚天下耶。此制度未及改。而欲得俊傑其人。猶北轅求適楚耳。去登觀星臺。有渾天儀等諸器。久廢而不用。銷鑪編生。臺連城堞。郭外田園村落皆可見。又望帝宮於

煙塵間。黃昏。小雨風起。邦人遊此國者。皆服洋裝。而予獨用邦制。戴角巾。今日途上。人多簇擁。聚觀異之。往往以爲高麗僧。以爲回教徒。或以爲日本道士。本邦無道士。此評尤奇矣。

七日。晴。頓覺冷氣。始襲綿絮。聞北地秋後。隔六日若七日。必有風。每風輒冷。上午訪杉子。即太杉子爲時事新聞社員。昨日來訪。會予不在。故往訪也。歸途過崇文門側。測城高低。累磚九十枚。一枚約大五寸。乃算四十五尺。城內高如此。外郭可知也。前日在正陽門側。測城廣五十尺許。基趾皆搏壘造之。廣倍城廣。

按今京師遼金以來所都。與古薊地相去二百里。至明永樂間。營建宮殿。乃拓其城。周迴四十里。開九門。曰正陽。曰崇文。曰宣武。曰安定。曰得勝。曰東直。曰朝陽。曰西直。曰阜成。此爲內城。周迴十八里有奇。別開七門。曰永定。曰右安。曰左安。曰廣寧。曰廣渠。曰西便。曰東便。此爲外城。周迴二十八里。城上廣濶。相傳八騎可聯轡而馳。當康熙乾隆盛時。官衙皆在內城。非有祿爵者。不許置宅。及後世制度弛廢。生齒漸蕃。工賈之徒。侵蝕立肆。無復內城外城之別。而道路毀圯。修治無法。風掃雨洗。獸獸升降。如度丘壑。毫不似

帝都之景。城堞則到處生草樹。樹大者可連拱。根柢所穿。往往見磚片剝落委地。其官衙雖非不宏壯。間有不見官人出入者。至禁垣亦不免行人洩瀆云。下午與河北子。驅驢往觀文文山祠堂。與府學鄰接。柴市是也。安塑像神位。題曰宋宰相信國文公。側有一碑。刻自贊畫像。晚中川軍醫來訪。八日晴。將北觀長城。筑紫辨館。借僕蕭二從。乃賃二驢一夫。卯下牌。出得勝門北馳。四望平衍。川積畦塍。皆可蹊也。樹獨見楊柳槐榆成林耳。不復見他雜種焉。時屬季秋。高粱未刈者。十之一二。畛域跨數里。農

夫收高粱。車皆大輪巨轂。駕數馬。積載如山。既刈高粱。更壅播麥。有麥抽一二寸者。有未經壅者。其壅土之法。巨犁駕數馬。一人立犁上。執策御馬。此等農法。本邦所不見也。顧本邦農人。皆盡地力。尺寸之壤。不爲空棄。今見高粱高不下二丈。觀播麥法。比本邦每伐數陪。車馬蹊壟。踏藉而過。農人佇立。熟視若無覩也。地力有餘裕如此。雖欲不肥大。得乎。村落稀疏。十數里乃遇一村。民舍盡用埤與石。葺以瓦。每遇村。先見楊柳千百爲林。林間依微者民舍也。古人往往用柳間村柳掩村等句。意蓋謂此也。然此景在本邦



陽山宮
 松葉類敷
 荷葉已衰
 池水清激
 遊魚可數
 梅峴



明治戊戌陽山宮





所不見焉。本邦無千百楊柳掩村者。故柳間家柳掩家則可。日村則負實也。屢見地確壘麥及高粱。地上疊石。確安其上。用驢騾挽轉。法似讚岐製沙糖。日正亭午。至馬坊兒。叩一店喫饌。未上牌。至湯山。丘上下有先朝行宮。石墉蜿蜒。有林有池。有亭有樹。雕梁畫棟。一半傾圮。池水激激。魚之浮沈抱石者。唼藻者。皆可數。遠堂南出。有二沼。欄楯皆用大理石。沼右架一宇。溫泉岔湧。溫冷適人。草荒樹仆。軒破瓦墜。委爲狐狸之區。蓋有守者。毫不施修治。丘上則四峰四閣。屹然碁峙。申下牌。至昌平縣。城樓墜壞。入門投客棧。北

地運物。皆用馬及駱駝。故客棧專設馬廄。駱駝別有駱駝店。大抵入門。有廣庭。圍以客房及馬廄。客棧大者。可宿數百馬。客房廣可方一丈。乃至三丈。設土牀。布蓆。牀下穿炕。取煖。夜聞馬齧芻。實本邦客館所不有也。曉月窺窓。寒氣侵膚。九日晴。卯上牌。發客棧。出城門。遠丘北行二里許。有明陵寢。設門數重。從前門。至後陵。甃石爲路。過溪者一二。中門左巨碑。乾隆間所建。入門。左右各隔百餘尺。列石刻。狻猊八象。四駱駝。四神獸。四甲士。四搢紳。八大皆數丈。併門柱。甃石溪橋。皆用大理石。自成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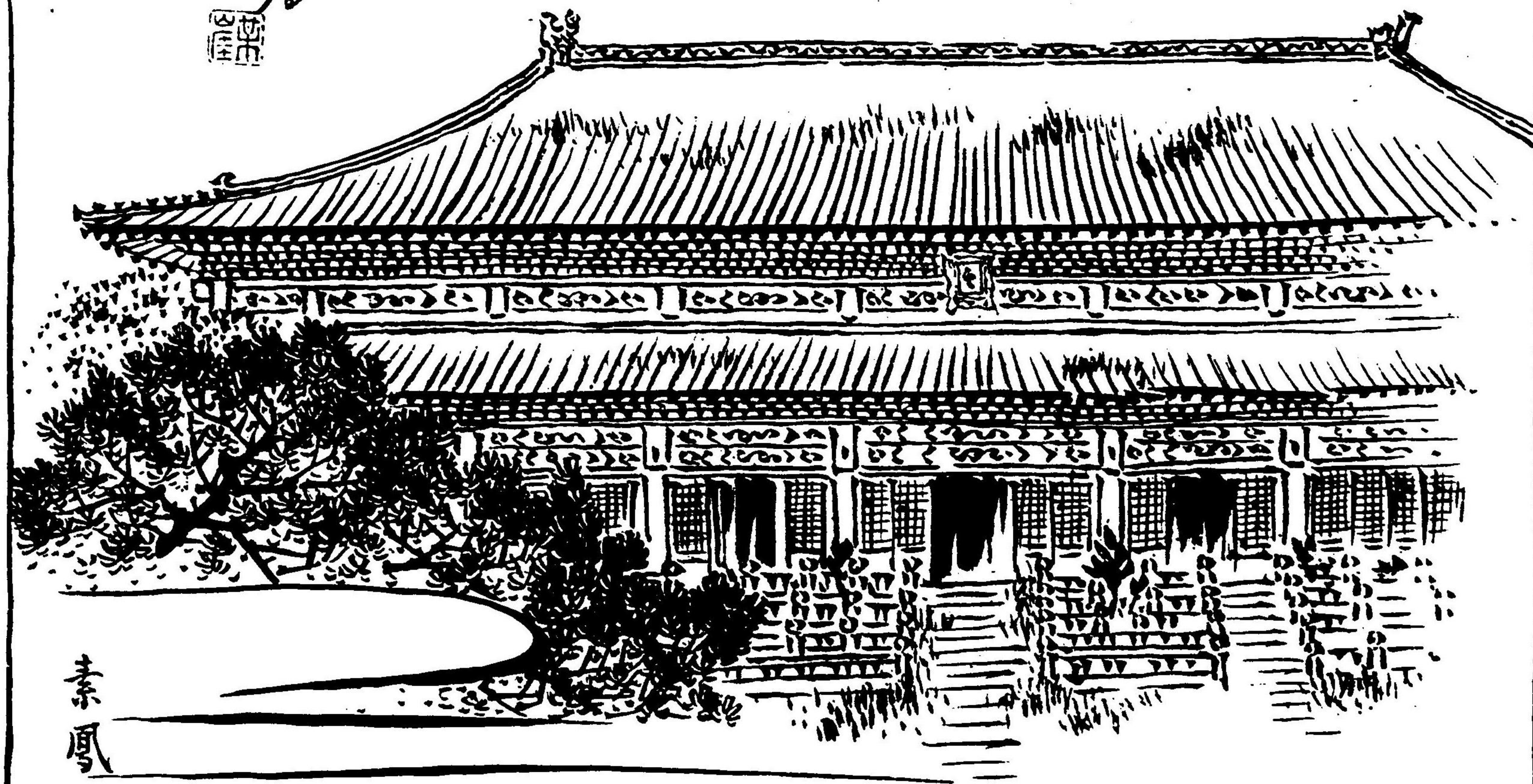


明陵
 以石爲
 陵之
 皆依
 山麓
 陵城
 廣深
 在前
 而
 山
 影蒼
 茫遠見
 梅嶺寒

自水


明成祖陵寢如宏壯佛麗窮極土木

梅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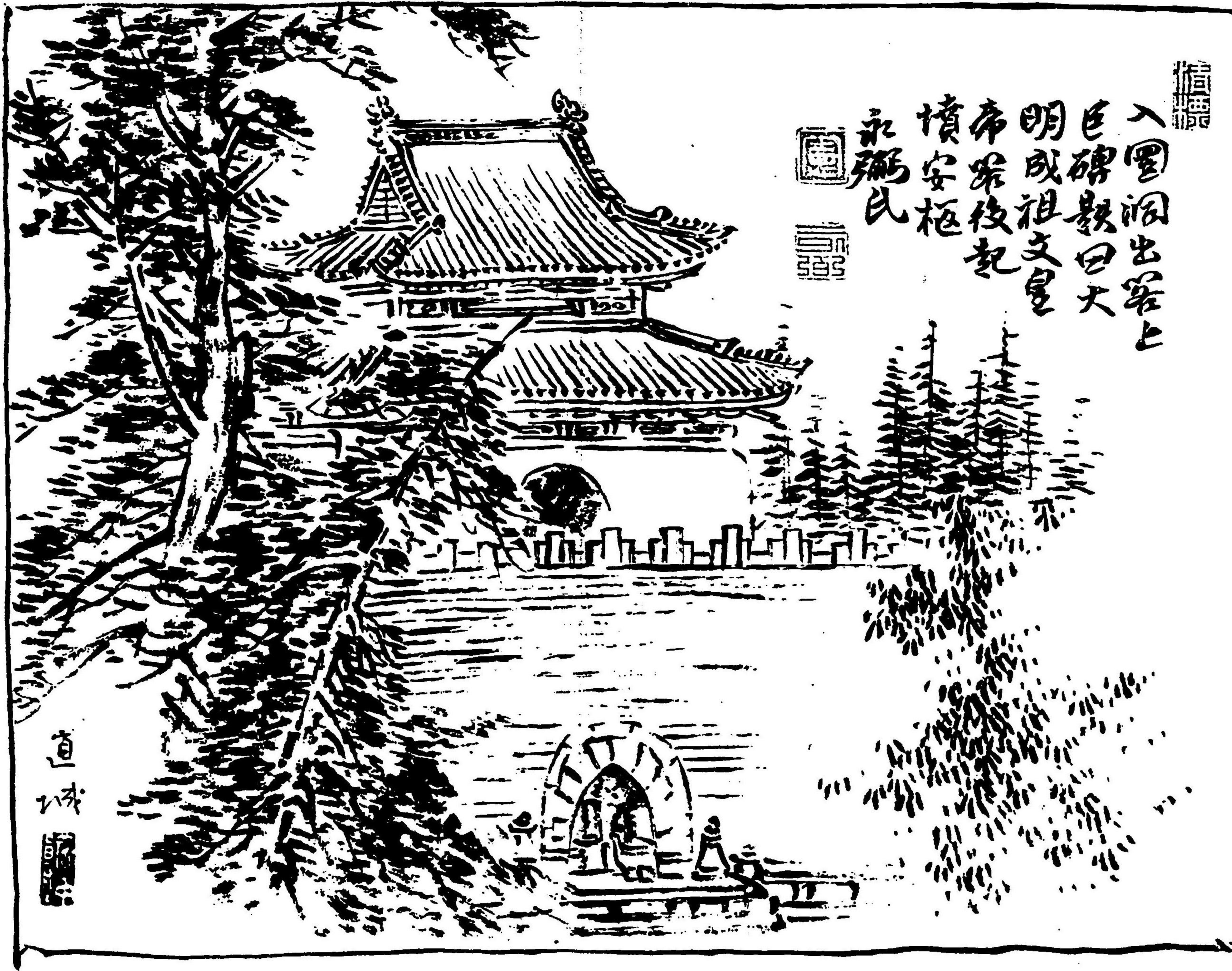


素鳳



明成祖陵寢

素鳳



信

入園洞出峯上
巨碑數曰大
明成祖文皇
帝宏後起
墳安極
永弼氏

信

信

道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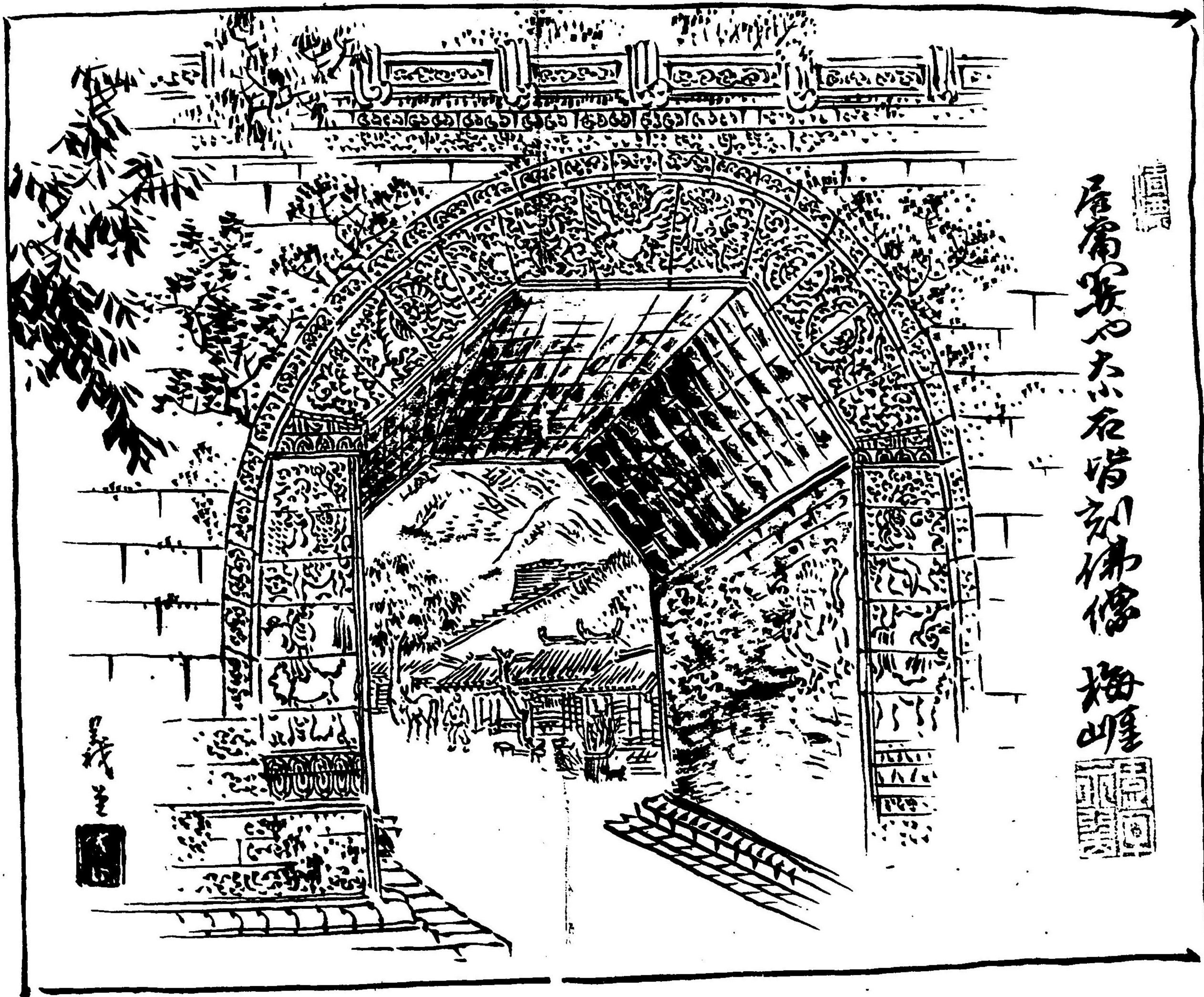
信

無名氏題詞



至毅宗爲陵十三。據山臨野。勢氣雄固。稱天壽山。陵
 域跨數里。非一日之所能偏觀。獨觀成祖陵。崇墉高
 門。金碧煥煌。進至寢廟。欄楯階階。皆用大理石。刻雲
 龍花卉類。木主題曰明成祖文皇帝。棟宇軒豁。從左
 右壁。至兩楹。各三十八步。兩楹間十六步。楹各二抱。
 扉皆鬆形剝落。予收得漆片。廟後過二門。高閣巍然。
 甬道登三十步。左右分岐。拾級而登。則出閣上。巨碑
 篆書大明二字。左右刻龍。題曰成祖文皇帝。高可二
 十尺。閣後有冢云。每陵皆有守者。並清廷所命焉。終
 歲不修治。都委頽圯。檐朽椽折。墜瓦狼藉。但幸成乎

石磚。繞免墜廢委地耳。出門踰溪者三四。坡坳崎嶇。石磔齒蹄。路傍多棗柿。柿棗者北地好果也。不啻棗柿。百果實皆好。棗子梅大。柿子狀頗奇。又產葡萄。實長者可一寸。明瑩似琥珀。圓者濃紫。梅大。栗子亦甘脆。不讓諸果。亭午至南口縣。在山麓。爲居庸關襟喉。山上有龍虎臺。據一統志。臺廣二里。袤三里。與積粟山相峙。爲龍盤虎踞之狀。積粟山有唐大尉朱懷珪墓。途上可望見。城郭枕礮。礮從八達嶺來也。錄畢入峽。疊嶂夾礮。礮大山峻。嶺峯崢嶸。不見一樹。雨蝕風掃。山骨發露。割岩通路。路太廣。細沙平敷。坦蕩如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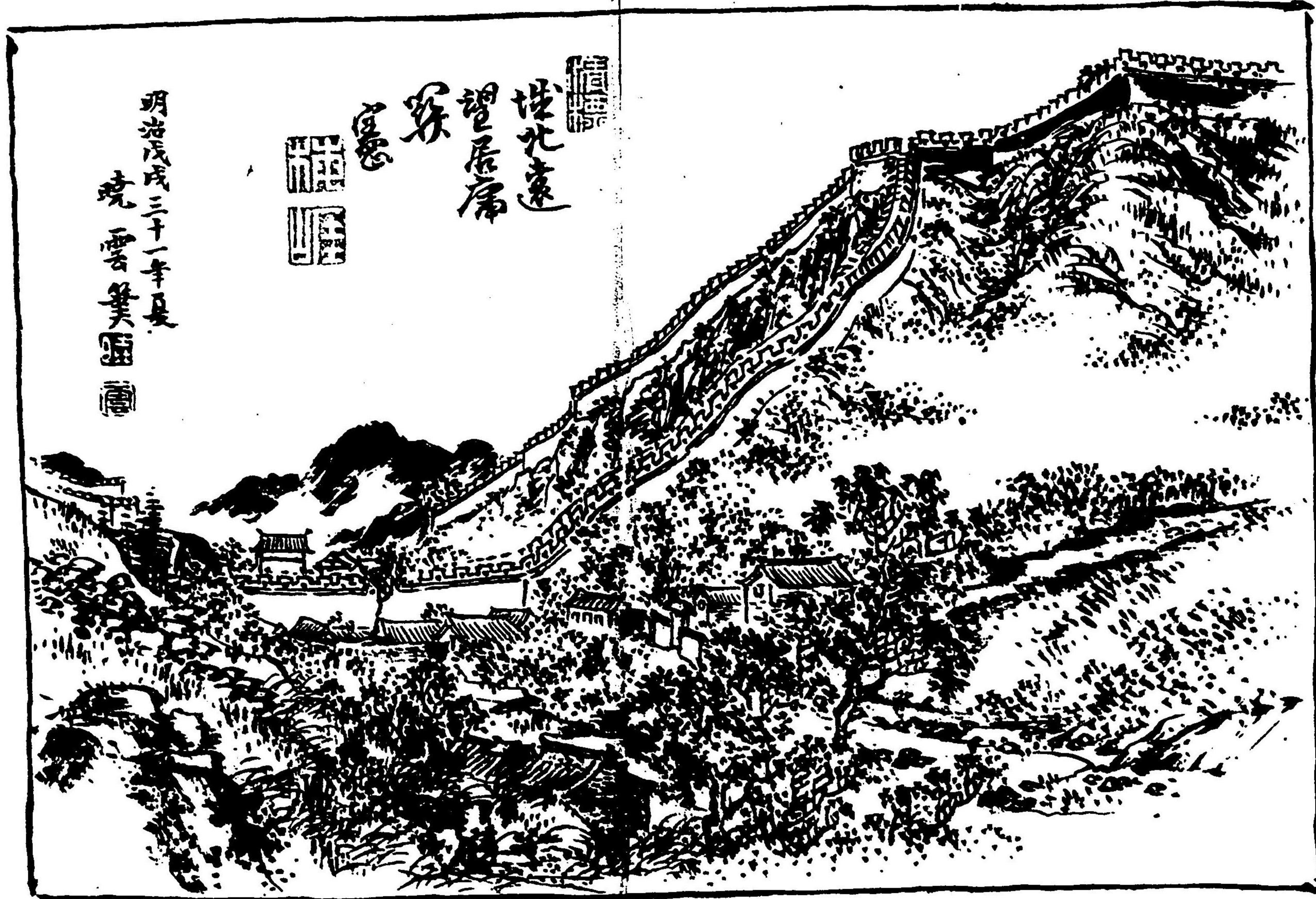


居庸關石礮皆刻佛像
 梅嶺



吳棫





明治戊戌三十一年夏
 曉雲筆
 圖

城北遠
 望居庸
 關
 圖



明治戊戌三十一年夏
 曉雲筆
 圖



路傍累石。備人陷。山路用功如此。其偉業可想也。入山漸深。見人家臨流。雞犬怡然。伐楊柳爲薪。去地七八尺。蘖生。乃下斧焉。周南伐其條肆是也。漢土乏薪。故用意如此歟。忽見沙塵隔限起。近則羊群也。多者千餘。少亦不下數百。似白雲瀾漫。二三牧人驅逐。又遇虺。虺群不過百餘。又遇蒙古人牽駱駝。狀與漢人不殊。特服色不同而佩劍耳。過居庸關。石大小皆刻佛像。蓋元代所修歟。一統志曰。兩山夾峙。一水旁流。關跨南北四十里。懸崖峭壁。最爲要險。淮南子曰。天下有九塞。居庸居其一焉。關之南重巒疊嶂。吞奇

吐秀蒼翠可愛。過彈琴峽。峻巖千尺。巖皆奇。巖腹構亭閣。巖面刻彈琴峽三字。明楊士奇詩。峽石記彈琴。泠泠流水音。不知行路者。誰有聽琴心。予欲爲鍾子期。立多時。遂不聞峨峨洋洋之聲也。申上脾。越八達嶺北下。從南口至八達四十里。遇城堞者七八。絕深澗。跨峻嶺。蜿蜒委邐。如率然蛇。城高三四尺。廣三十尺許。上可連鑿而馳。門高五十尺。每數十步。架譙樓。樓亦高。皆用磚與大理石也。顧炎武京東考古錄中。考長城一節。足以徵長城沿革。乃撮錄於此。曰。長城不獨北邊也。其在中國亦有之。史記蘇代傳。燕王



三

八達嶺

北

十里

堡

永陽

永陽

雲



齊國
 齊國
 齊國

齊國

齊國

日。齊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竹書紀年。梁惠王二十
 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後漢志。濟北國盧有長城
 至東海。太山一記云。太山下有長城。緣河。經此齊之長
 城也。史記蘇秦說魏王曰。西有長城之界。後漢志河
 南郡有長城。經陽武至密。此魏之長城也。其在北邊
 者。史記匈奴傳。秦宣太后起兵伐殘義渠。于是秦有
 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此秦之長城也。趙武
 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自
 代至陰山。素隱曰。徐廣云。正安善。括地志云。陰山在
 朔方。絕塞下至高闕爲塞。徐廣曰。朔方。正義曰。朔方
 外。朔方。絕塞下至高闕爲塞。徐廣曰。朔方。正義曰。朔方



長城八連嶺北所見



八連嶺
北所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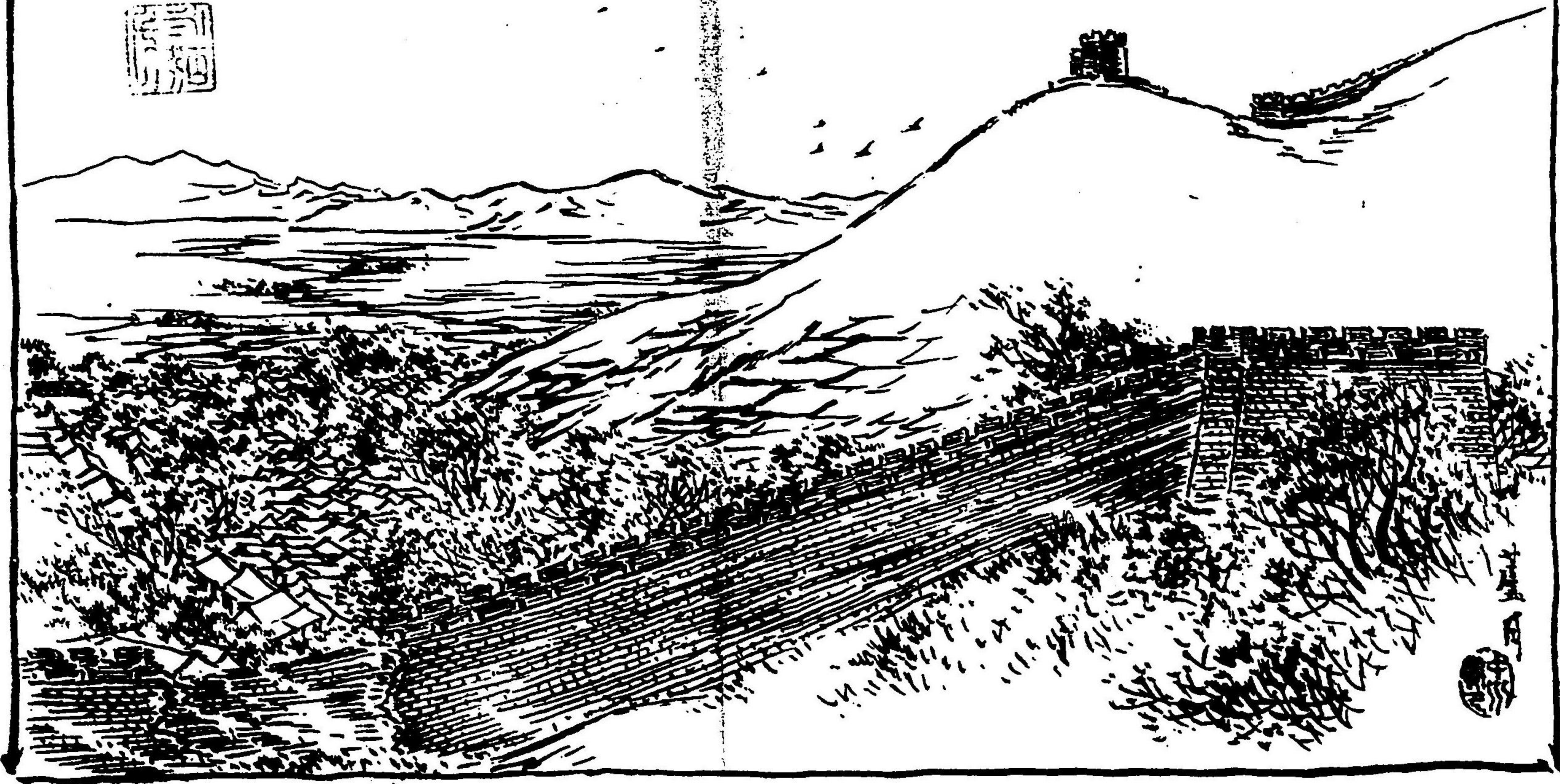
兩山俱險于長城其山中斷而置雲中鴈門代郡此趙
 之長城也燕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却千餘里燕亦
 築長城自造陽義昭曰按上谷郡今城州正至襄平曰
 東所里也遊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
 此燕之長城也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
 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地秦曰秦塞自五
 終利貢山高漢陽西是也行築四十四縣城臨河適戍
 以充之而通直道千索里曰蘇林云去長安自九原至
 雲陽志索勝曰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郡武帝更名五
 秦原故道在雍州秦化縣西四十里甘泉宮在焉有九



原入至百餘里。因邊山險塹豁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
 遼東萬餘里。秦索隱曰。臨洮。西郡。洮水。臨洮縣。即今岷州。括地志云。
 長城首起岷州。入西。遼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假
 北。方。田。官。至。地。以。田。假。與。人。故。云。北。假。地。名。正。隱。曰。應。邵
 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王。莽。傳。云。五。原。北。假。在。河
 北。今。風。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在。河
 數。此。秦。并。天。下。之。後。所。築。之。長。城。也。自。此。以。後。則。漢
 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取河南地。築
 朔方。復繕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北齊天保二
 年。自黃墟嶺起長城。北至社平戍。四百餘里。置三十
 六戍。通鑑注。北。抵。武。州。之。境。起。于。唐。六。年。發。民。一。百。八。十。

萬。築長城。自幽州夏口。西至恒州。九百餘里。幽州夏口則居庸北下口也。幽州七年自西河。總秦成。築長城。東至于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一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周靜帝大象元年。發山東民。築長城。立亭障。西至鴈門。東至碣石。隋文帝開皇五年。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于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綏州。綿歷七百里。六年二月丁亥。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于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七年發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二旬而罷。史所載長城之事如此。考于長城由是觀之。長城非獨起

日道在八達北塞外地不澤梅



於始皇也。當時列國各起長城。故始皇亦趁世風耳。後之人以長城歸罪始皇。可謂冤矣。是惡始皇之甚者也。非公論也。小雅出車篇云。城彼朔方。獫狁于襄。是文王亦有土功也。豈亦歸罪文王耶。申下牌過岔道。有溪稱長峪。長峪蓋胡名也。日暮入客棧。夜寒透衣。覺山北地氣。與山南懸絕。嗚呼。踰居庸八達關塞。而立功名者。自漢以來何限。今皆化爲白骨。而關亦將頽圯。噫。戰國以來。汲汲起長城。欲恃以防胡而已。長城險要。固足以防胡人馳突。然五胡之亂。在雜處。契丹之憂。在石晉割地。金元之難。在控御失方。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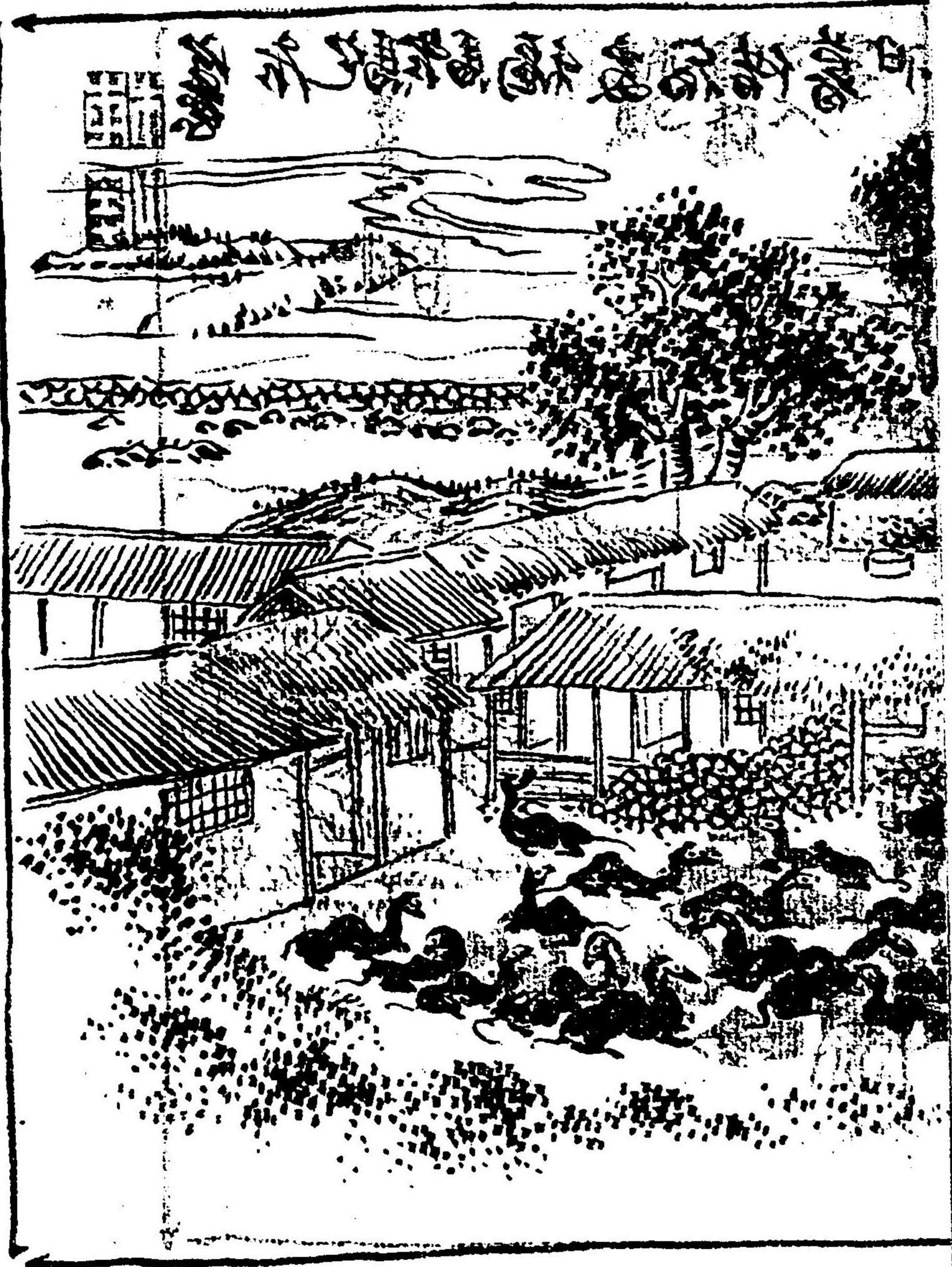
虜之禍。在吳三桂啓關。至是長城亦不足爲防焉。方
 今清廷失政。招致豺狼。是疾旣入膏肓。雖秦醫難藉
 手。不可奈何而已。秦皇威武。壓倒海宇。尙不忘長城。
 何哉。其畏胡也可知矣。曰獫狁。曰戎狄。北胡爲中國
 之憂。從堯舜時已然。秦皇未見攘斥之功而殂。漢武
 之雄圖。亦未能殄滅匈奴。貽憂東漢。魏晉以來。僅免
 胡人之侮者。獨有唐而已。然北有回紇突厥。西有吐
 蕃。吐谷渾。數侵攘邊境。使當局者苦控御之方。乃五
 代以降。無論而已。今則有俄羅斯。非復匈奴突厥之
 比也。清廷握柄者誰。而動欲蹈襲石晉故智。何哉。



驛馬福寓借宿日暮下雲入負載駝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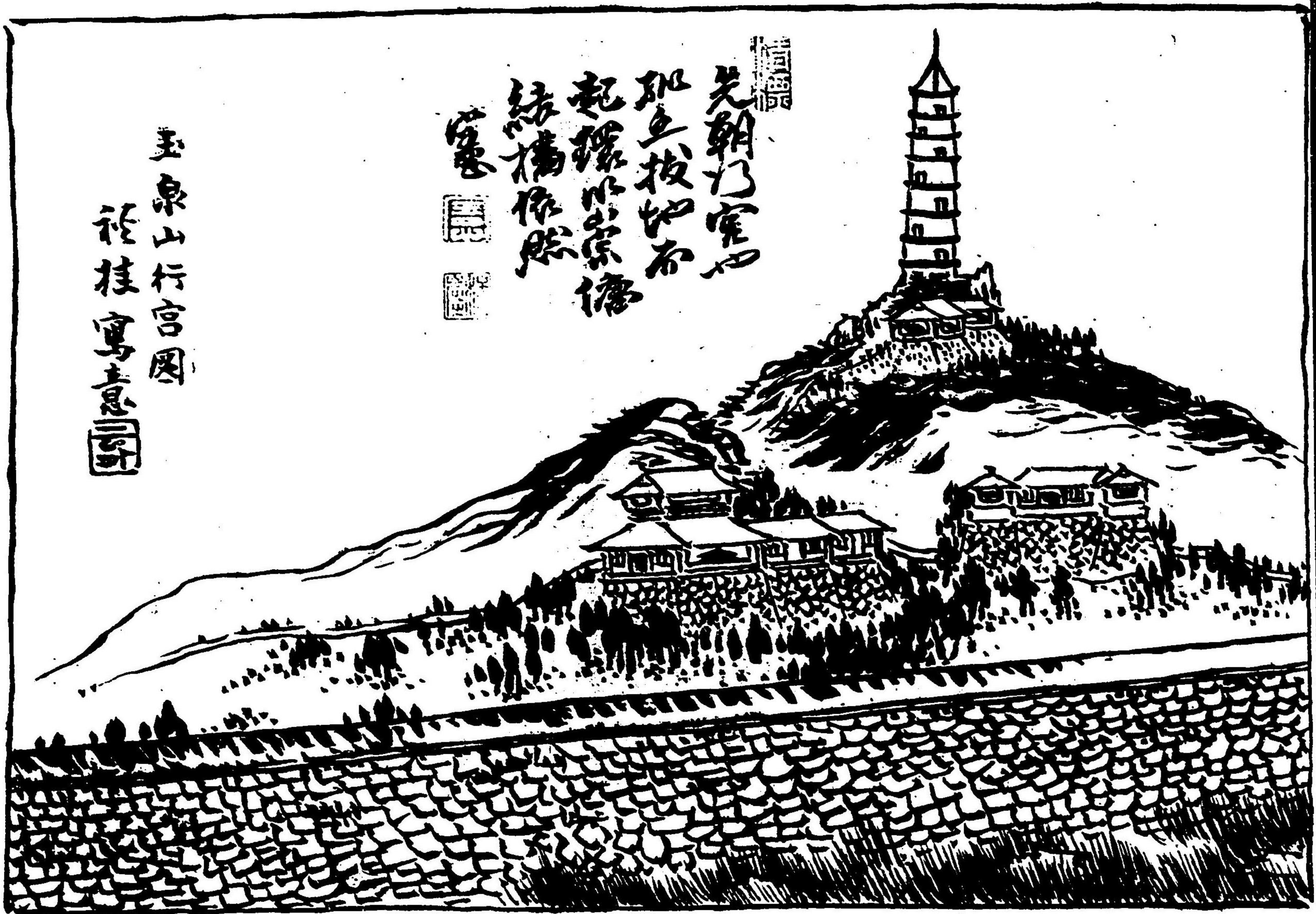
蘇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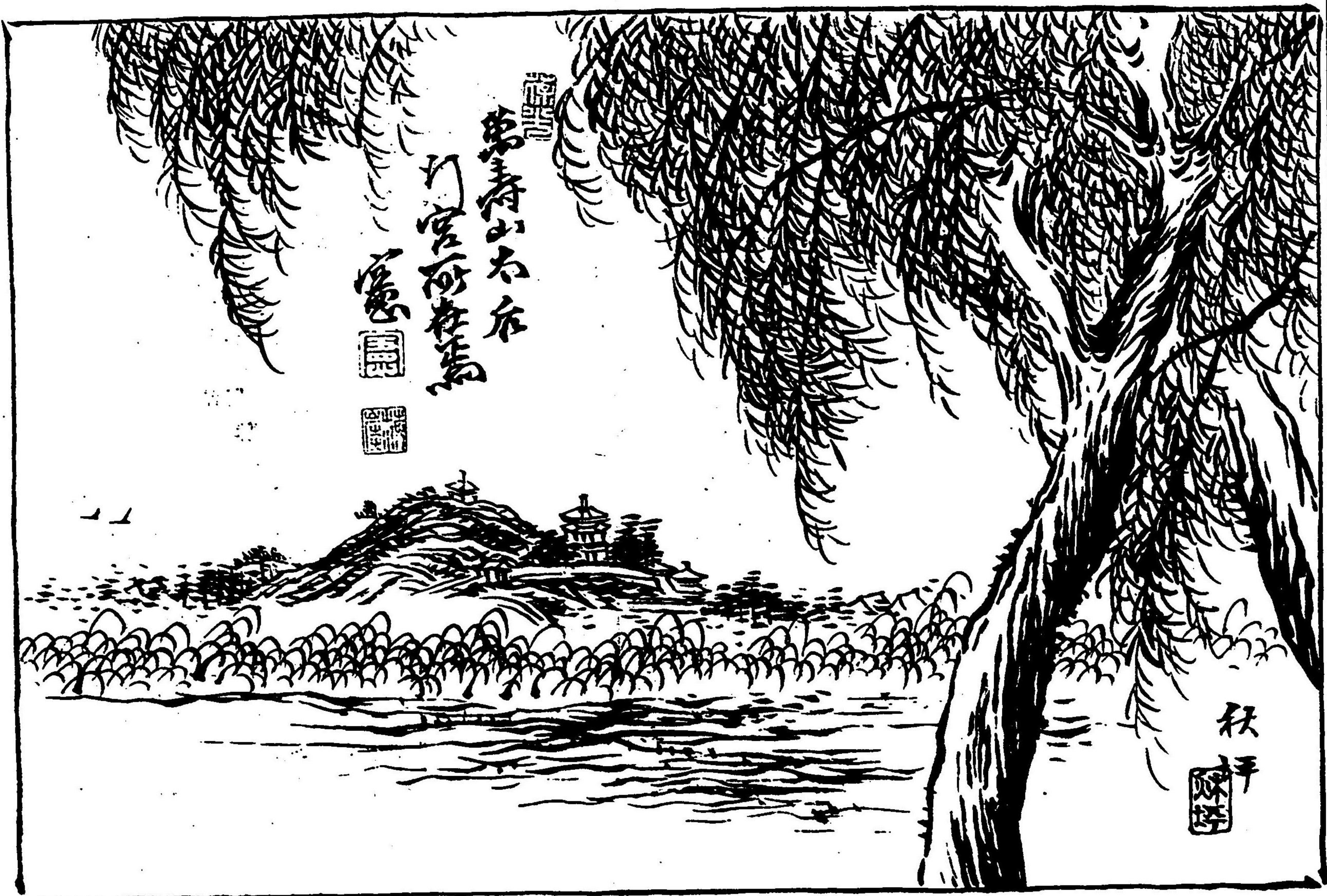
十日晴。將至土木。觀明英宗戰蹟。問里程。曰。八十里。不得日中往反。乃止。乃南驢首早發。卯上牌。踰八達嶺。午牌至南口。餼畢。棄舊路南出。見牧馬。馬不下二百匹。牧者二人。跨馬監視。數馬離群他往。一人驅馬而赴之。數馬急遽入群。猶小兒遇嚴父。凡北人擾家畜。頗爲奇巧。其御馬法。命進則進。命止則止。疾徐左右。唯主人之命。不啻馬也。至驢騾駝羊歲雞。莫皆不然。馬用之跨乘。又與駱駝。用之負載。騾驅大不能走。而北方道險。車不可馳。故駕之車。而驢跨乘與負載。與駕車皆用之。駱駝與馬。負載者多至二十餘匹。一

人立前。每馬細繩相維。如長蛇。最後者胸懸巨鈴。朗
 朗有聲。在遠可聽。途上遇人。大抵皆不騎馬。則跨驢
 也。有踞者。有憑者。有背乘者。有十歲童子。跨一馬。率
 數馬者。有婦人左右抱兒而騎者。而馬比本邦。似差
 大。申上牌。至羊坊。投客棧。夜過暖。迨曉雨。
 十一日。雨未歇。不得發。不耐幽悶。未上牌。雨歇。急裝
 束起程。途上泥濘沒蹄。驢欲跌者數矣。秋穫方畢。村
 社聞鼓聲。間有架棚戲劇者。右顧一帶峰巒起伏。稱
 西山。如列屏。京西勝地也。申下牌。至青龍驛。去北京
 二十五里。在萬壽山下。萬壽山太后行宮所在焉。故



玉泉山行宮圖
 程桂寫意

先朝行宮也
 即五拔地而
 起據以崇德
 結構依然





村雖小亦繁華。投客棧。仰見壁上。有邦人井上素行詩。觀邦人詩。猶遇邦人。未遑盥嗽。草卒走筆和之。終日驅驢。手震掉不成字。他日井上子再遊。觀予詩。不怪予草卒。必以爲知己矣。門外樓上。醉客襍集。歌吹徹宵。

十二日。風冷氣又加。襄畢。西行十數里。至碧雲寺。爲元相耶律楚材舊宅。據山臨野。拾級而登。一境幽窈。方丈入京不在。雖僧皆不知字。下寺而行數里。曰玉泉山。孤立野中。元明行宮也。環以石墉。有七層塔。宮殿皆依然。與萬壽山相對。萬壽山亦孤丘也。樓閣園

林在外可窺。宏壯美麗。不可名狀。亭午又抵青龍。呼
 饒。此日清帝從行宮歸京。從駕諸官。來在客棧。偶有
 一人。入予房筆談。館主曰。五品官也。年可六十。爲人
 粗野。筆談亦不成文。出客棧。過萬壽宮北門。門前陳
 矛戟鉤棘。行二三里。步騎士卒。疾走戒行人。乃知鹵
 簿在近。下驢立路傍。已而乘輿至。從騎百餘。前後擁
 衛。士卒背記親兵中營。若北營字。乘輿已過。各脫戎
 衣。挂劍。肩荷散去。戎衣有新有故不一。而士卒亦有
 老夫六十歲以上者。有童子十四五歲者。其所執刀
 與途上所陳鉤棘矛戟。盡生鏽鏽。申上牌。達筑紫辨



萬壽宮北門
 二十里樓閣
 觀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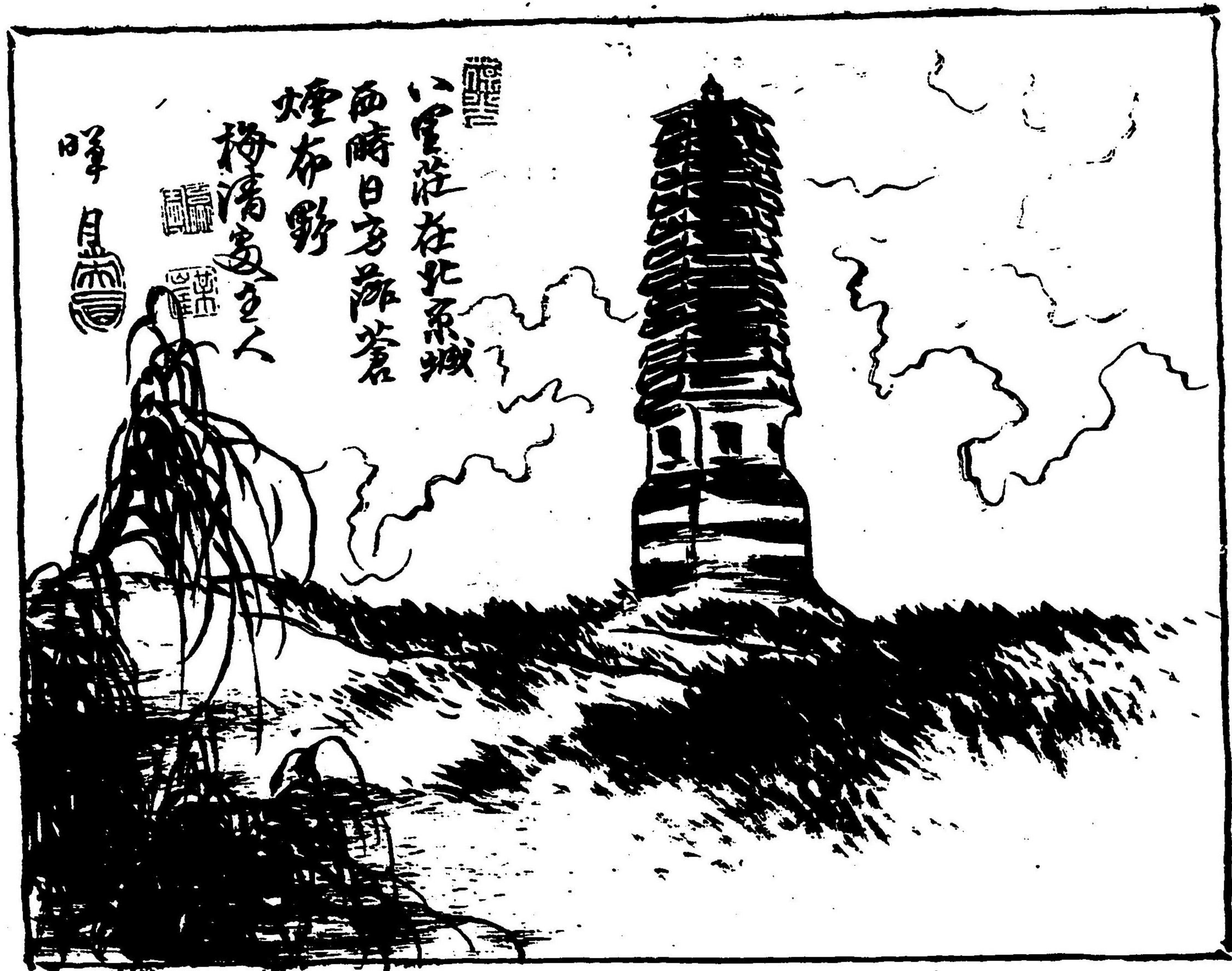
萬壽宮

萬壽宮北門
 二十里樓閣
 觀照

館從萬壽宮。至西直門。廣街甃石。坦坦如砥。既入門。修築如新。不似他坊市。日鑿與所屢過故然。十三日。夜來風。天明始歇。寒氣益加。上午與香月子。至琉璃廠。觀書肆骨董店。昨日矢野公使來訪。會于未歸。因往謝。話次及觀清帝還幸之事。公使曰。果然。子北來大觀也。長城西山。亦不足比數。予問其由。曰。清帝出宮。總理衙門。先報外國公使館。外客不得近鑾輅。故數年在京。而不知行幸儀仗者。比比皆然。子從西山來。故有此幸歟。

十四日。晴。矢野公使招飲。膳有鱸魚。肉脆味美。公使





靈

八里莊在北京城

西時日方落蒼

煙布野

梅清畫

梅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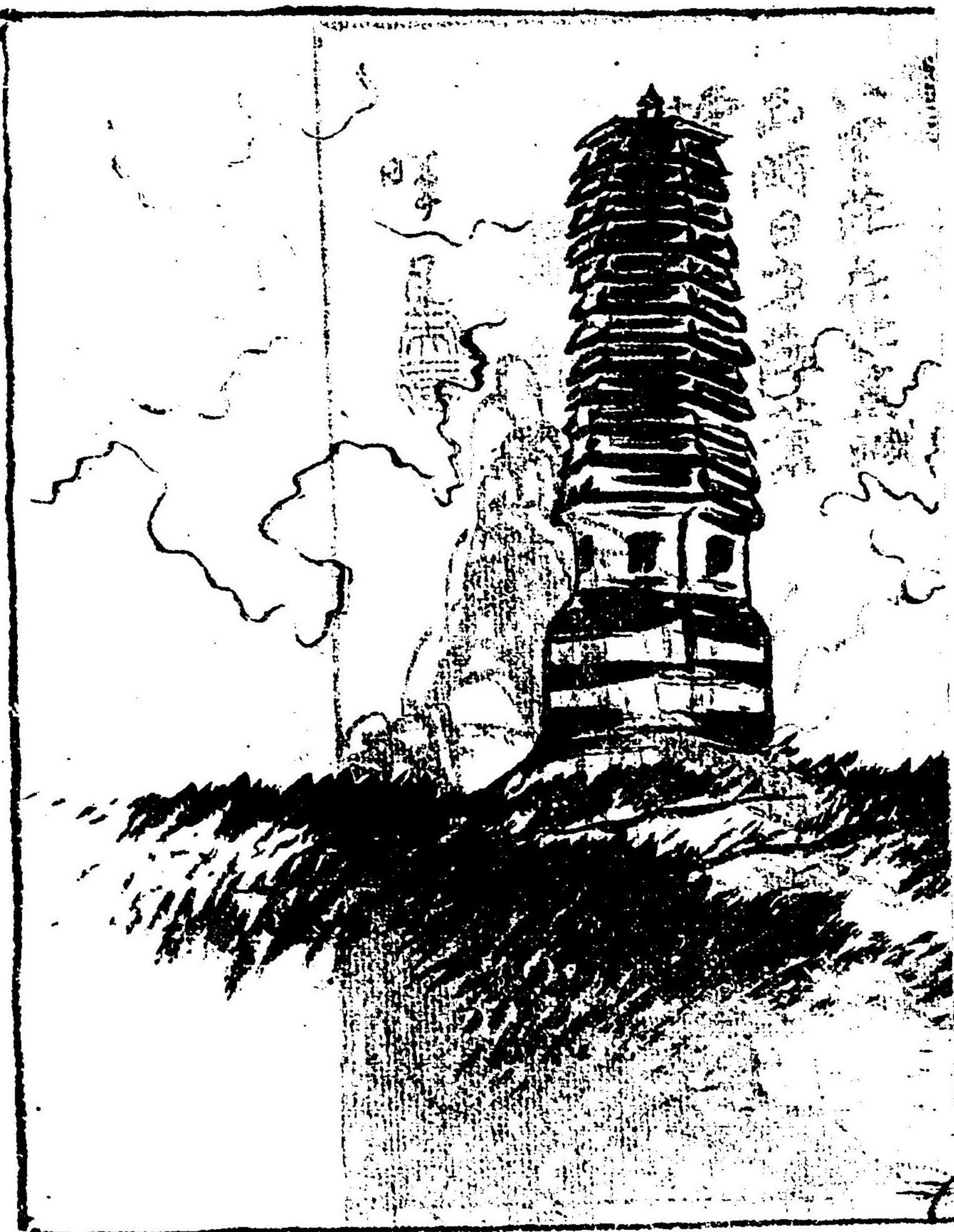
畫

晴

月

日。保定府湖中所產。正字通曰。鰕肉緊。味如豚。一名水豚。予所啖異於此。豈異種歟。抑產地不同歟。晚訪杉子。與榮子名善。號古人。年可周子。名笠。芝安。徽人。五十。秀才善畫。陶子名彬。遊浙江紹興。相見。周子今年會試不中第。至是始察科舉之弊。曰。苦心悴力于空靈之處。毫無用處。莫如科舉。做國振興之機。當以改科舉為始。歸途訪蔣子。名式。字性文。直隸人。現在翰林。不在家。

十五日。晴。下午與辨館諸子攝影。申上牌。與若杉子。驅驢至八里莊。有廢寺。高塔十三層。頗為壯觀。時日將暮。城門開閉有期。不可後。因此驢疾驅而返。至阜



城門。繞踰關而門閉。此日翔子名振來訪。會予未歸而去。

十六日。晴。翔子來過。曰。爲導訪白雲觀。乃與香月子三人命駕。出正陽門。西折行城堞下。路至大馬驢駱駝馱物者。絡繹不絕。出西便門。行數里。抵白雲觀。金時長春師所創也。總管北方道觀。舊名大極宮。至元改名長春宮。明正統間。改今名。門三重。中門扁曰靈官殿。入門。左右兩廡。右扁曰儒仙之殿。左扁曰手真之殿。儒仙宣尼。手真張三丰也。傳云。三丰明時爲仙。正面有殿。扁曰紫虛真氣。從殿側入。又正面扁曰老

律堂。又從殿側入。又正面扁曰正祖殿。又從殿側入。則正面扁曰四御殿。架閣。扁曰三清閣。從閣右迴。扁曰朝天樓。左右有客廳。有經堂。秩序井然。道士數人守觀。方丈號雲溪。姓高名仁。年五十有餘。爲人魁偉。音吐朗爽。歡迎延接。贈予雲水集。遂見誘觀後園。小門數重。署抱元洞小蓬萊小洞天等名。石山崢嶸。大小盆栽奇卉異草。真似入仙鄉。聞北方道教之盛。山西爲最。直隸次之。而白雲觀總管諸道觀。故境域廣濶。堂宇壯麗。雕鏤禽蟲花卉類。金碧朱丹。炳煥燦煌。幻耀人目。午下牌歸館。未下牌。蔣子來訪。贈予以

友竹堂集。其父著生此人年四十左右。仕在翰林。謂予曰。聞人言。敝國京師。不甚潔清。遠不若貴國何如。予曰。道路潔不潔。奚足以問。聞近日貴國有意朝廷灑掃。制度法令。欲有所刷新。若能如此。勝道路潔清萬萬矣。且貴國與敝國。同位亞洲。久爲同文之邦。且同奉孔教。宜永存唇齒輔車之勢。以謀世運泰明。此非應時急務乎。蔣子曰。唇齒之邦。宜相維繫。甚是。敝國近患文勝。人心未能復古。以致爲西國所擲掄。近年頗議更張。而操之亦未便。太感。弟少無學術。蓋廁詞館。憂心社稷。徒抱虛懷。有何見教。俾開茅塞。執事

謂道路不淨。奚足以問。高明不染。西人惡習。良可感佩。予曰。西人務美外觀。而內實有醜狀。不可言者。東亞自有東亞風氣。何必拾西人唾餘。顧當局者取長補短。取舍得宜。可以少弊耳。閣下謂近患文勝。最切時情。夫子平日講禮樂。而七日誅魯。聞人少正卯。果能體此意。庶幾不患文勝歟。蔣子曰。高見極是。強鄰可慮。貴國當籌之已熟。有何良法。予曰。強鄰真可慮。虎視眈眈。非復獯狁昆夷之比。獨怪貴朝廷與強鄰通好最密。其所謂一一允許。剝牀及膚。顧當局大臣。必有成竹。特海東鄙人未達之耳。蔣子曰。敝國習氣。

之最宜早革者。朝廷大政。二三大臣。謀之于上。他人一概弗知。使已獨斷獨行矣。此不及議院之制者也。予曰。議院之制。雖非不可行之者。在人。苟不得其人。亦不免爲徒法。弟竊謂士君子苟欲有爲。不必待議院之制。宜各抒所見。以議當局者得失。昧者或目以處士橫議。然此非橫議。苟食其國之粟者。當以其國之安危休戚爲心。處士是非當局者得失。固欲忠乎其國而已。且國家非有司所得而專。使所謂處士橫議者盛行。有司亦必有所顧慮矣。敝國三十年前。處士橫議。以能除德川幕府。而立維新偉業。近年議院

之制亦出於處士橫議之餘也。蔣子曰：西教極淺薄，而西人信之甚堅，堅故其心一味向道，而不敢畔。孔教最切實，而華士弃之若遺，遺故其心竟日皇皇，而無事可做。中西強弱之分，蓋以此。乃致孔教亦爲西人詬病，豈不可嘆耶？予曰：高見寔是。孔聖說道，周流天下，至者不倦，非後人所當服膺耶？後世學者，區區章句間，分岐紛爭，致孔教日晦，其罪在學者，夫子豈知至此乎？蔣子曰：敝國三百年來，講經學者，漢宋紛爭，莫肯相下，諸君只爲名耳，其于自修教人之道，蓋未曾一念及之。此真孔門之罪人也。於基督乎奚責。

予曰：基督何足言耶？孔門弟子，多讀無字之書，人能以七十子爲期，豈有紛爭如此乎？蔣子問予：平日授徒何書？予答以專讀論語，又以專取漢唐諸家。蔣子曰：弟少讀朱注，長覽皇疏及邢疏，均未能窺涯涘。近年私見竊謂，但竟日念論語正文，有疑難處，再一檢各家，不須漢宋紛紛互爭，高下緣人，所以貴讀聖經者，謂其道理有益于人，修齊治平，均不出此也。愚謂人人胸中熟讀兩本論語，國家欲不治平，得乎？予曰：快論快論。先生尊論語如此，竊喜得同心于海外。宋趙相國以論語一半，助太祖定天下，以一半助太宗。

平天下。是真善讀論語者。今承高見。實得趙相國遺
意者。因問蔣子所見皇疏何種。相約歸阪後贈足利
學校所傳皇疏。與物徂徠太宰春臺著書數部。遂傍
談及醫事。蔣子頗推重丹波氏。怪聿修堂醫書板片。
售與此國買人。談論數刻。及日暮炷燈去。此夜邦人
在北京者。以例會公使館。會者矢野公使。神尾中佐。
光梶川大尉。重太林大尉。恒中川軍醫。鄭通譯官。丸
毛外交官。高須書記生。德丸通譯生。河北子。香月子。
杉子。小村子。深澤子。通外務省岩村子。成元外務省水
津子。山本子。郎七渡部子。知及子也。

十七日。晴。予此遊在欲謁曲阜聖廟。迨入北京。天時
方寒。行李隨重。道途艱難。加以山東風雪多盜。且初
與久保子約。而不得爲伴。意殊抱歉。暫留餘力。以待
他日。於事爲宜。因決航路南。下探杭蘇及大江名勝
舊蹟。將以明日發程。訪矢野公使。及諸人叙別。下午
出正陽門。觀露店。列骨董及裝飾玩弄諸品。與本邦
不異。夜。河北香月二子。爲設餞筵。小村水津若杉深
澤岩村諸子皆會。
十八日。晴。德丸柳川二子來別。已上牌。發京。香月河
北小村三子。遠至城外車站。又借以蕭二。將送至塘

沽也。予在京。河北香月二子。爲予深用意。使人不知
羈旅之念。厚情殷殷。不知所謝也。亭午。車開行。一路
南行者。爲蘆漢間軌路。測地既畢。方新布軌。車臆見
玉泉山。高塔屹立林表。似惜別。嗚呼。予留北京十數
日。所觀城郭邑里。園池寺觀。莫物不壯大。而莫物不
壞敗。其壯大可以徵明以前之盛。其壞敗可以驗清
以後之衰也。奚翅城郭寺觀之壞敗而已。人心亦壞
敗焉。風俗亦壞敗焉。制度亦壞敗焉。將舉國壞敗焉。
是皆康熙乾隆之政策。能中其機宜者歟。夫愛親覺
羅氏。以胡族入代朱明。禹域民庶。勢索力調。雖不得

已而服。常以恢復爲念。動易背畔。爲愛親覺羅氏計
者。非毀壞舊俗。使民剛心勇氣。消耗痿蹶。則不能高
枕也。因是每揭令設制。皆賴此術。以爲治國秘訣。二
百餘年之後。風俗果壞敗。人唯知愛身。而不知愛國。
唯知重利。而不知重義。元氣沮喪。節義拂地。無復拋
身命。以恢復前朝者。上下皆以辦髮胡服爲當然。不
知風俗當變通。不知制度當更張。偷安苟且。以涉歲
月而已。康熙乾隆之意。於是乎始達矣。達天津。投宿
第一樓。夜。抵領事館告別。又訪棉花公司。公司者榷
口子州人。與所設。

十九日辰上牌。乘瀛車發天津。有以邦語呼予者。顧則清人也。問其名。曰陶大鈞。嘗承芳名。幸得接丰姿。蓋陶子在東京公使館。十有五年。善通邦語。邦人多知其名。予恨相見之晚也。此日張尙書桓從香港歸。船達塘沽。故陶子出迎云。已下牌。至塘沽。賃瀛船順和。申上牌。開行。出白河。風靜波平。船不覺行也。二十日。晴。船中無事。只看書耳。午下牌。入芝罘。北方寒甚。河口冰合。不通船。迨近年。芝罘岸邊僅見薄冰云。申上牌釋纜。二十一日。早起出艙。雨正下。風微波平。煙水淼茫。唯

見二三小島。點布洋上耳。檢磁針。船首南指。稍西向。因知夜中過山東岬也。山東者古齊魯之地也。春秋之時。齊魯稱學者淵藪。而齊又在戰國稱富強。而遂爲秦所亡。以致天下形勢一變。古人往往論六國存亡之故。曰。罪在相攻。寔然。六國之失。莫大於六國相攻。而韓魏趙同爲晉卿。六國之間。莫此爲親焉。且三國當秦衝路。若相結以抗秦。秦雖強暴。將如之何哉。方今之勢。猶戰國。俄秦也。本邦與清。所謂韓魏趙也。二國相合。以拒俄人南侵之路。猶趙魏韓之塞崤澠。扼華河也。然清人上下闇時務。無東向親善之意。甲

午之役。大警醒清人。始生畏敬之心。隨發親善之意。是殊可爲兩國慶焉。當是時。爲邦人者。宜真心待清人以兄弟。忠信相孚。清人何不待邦人以兄弟耶。於是大興本邦語學校。縱邦人散處。府縣城邑。無往不見邦人。則唇齒輔車之勢。可期而待矣。何復憂碧眼人耶。暖氣頓加。乃減衣。餼畢。步甲板。四望瀾茫。水天相接。不知何爲黃河口。何爲淮河口。以版圖廣大如此。動不免外寇覬覦。自非一大猛斷。改革制度。安能救之耶。人往往論清國改革法。曰。遷都漢陽。曰。改牧民官制。收政柄於京師。曰。改科舉制。曰。改學制。曰。官

分文武。曰。改租稅法。曰。通鐵路電信。曰。縱婦人女子。與外人往來。或曰。誘淫也。清國女子。情過濃。故與外人往來。以往來其情也。所曰。禁女子纏足。此皆所宜改革者。然吾所謂改革者。有大於此者。譬諸疾篤。非尋常湯藥。所以能救。獨有手術一法耳。夜雨甚。波濤澎湃。二十二日。朝。雨歇。日出。海水渾濁。已下牌。船首西轉。舟人瀕測海深淺。似駛往淮口。東南海上。餼後見瀛船七八。浮黃濁水上。迺暖汗浴背。又大減衣。與在北京日。減三之二也。未上牌。漸接江口。問崇明島。曰。遼闊叵見。崇明唐荆川與倭寇決戰處。元明之世。瀕海

州縣被倭寇。無歲不聞警。糜國帑無算。天下騷動。久而不息。當時邦人膽氣吞海宇。萬里征航。視瀛海如衽席。有釁則劫掠。無釁則互市。不啻明沿海之地。從印度暹羅安南。以至瓜哇勃熱濠洲。莫地不印足跡。豐公征朝鮮。船有三桅檣。海運之便。易於陸路。伐北條氏。後人眼孔豆大。妄敲口舌。議其窮兵瀆武。皆坐蒙德川氏鎖港之餘毒耳。亦不直豐公一笑矣。設使此形勢無變。胡憂南洋諸嶋。今日歸於歐人之手哉。獨德川氏偷弄權柄。急營私家。而忘國家大計。禁人航海外。舉亞洲南洋之地。以委西人。蠶食狼獾。今則

末如何也已。德川氏之罪。千古不滅矣。至上海碼頭。則已炷燈。直至鐵馬橋東和洋行投宿。舟人好意。爲予護行李。至客館。客月發神戶。實爲二十三日。此日亦二十三日也。可謂奇矣。

104
262

燕山楚水紀遊卷一終

海山樓水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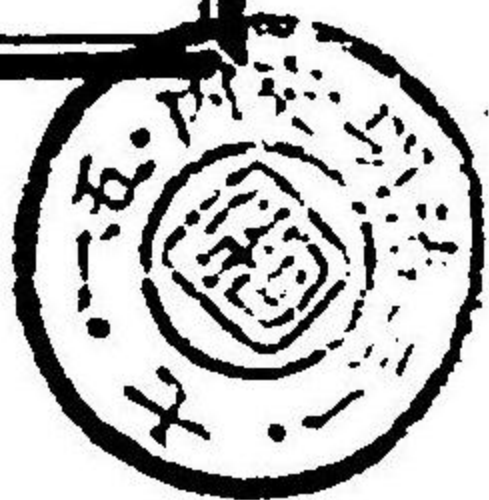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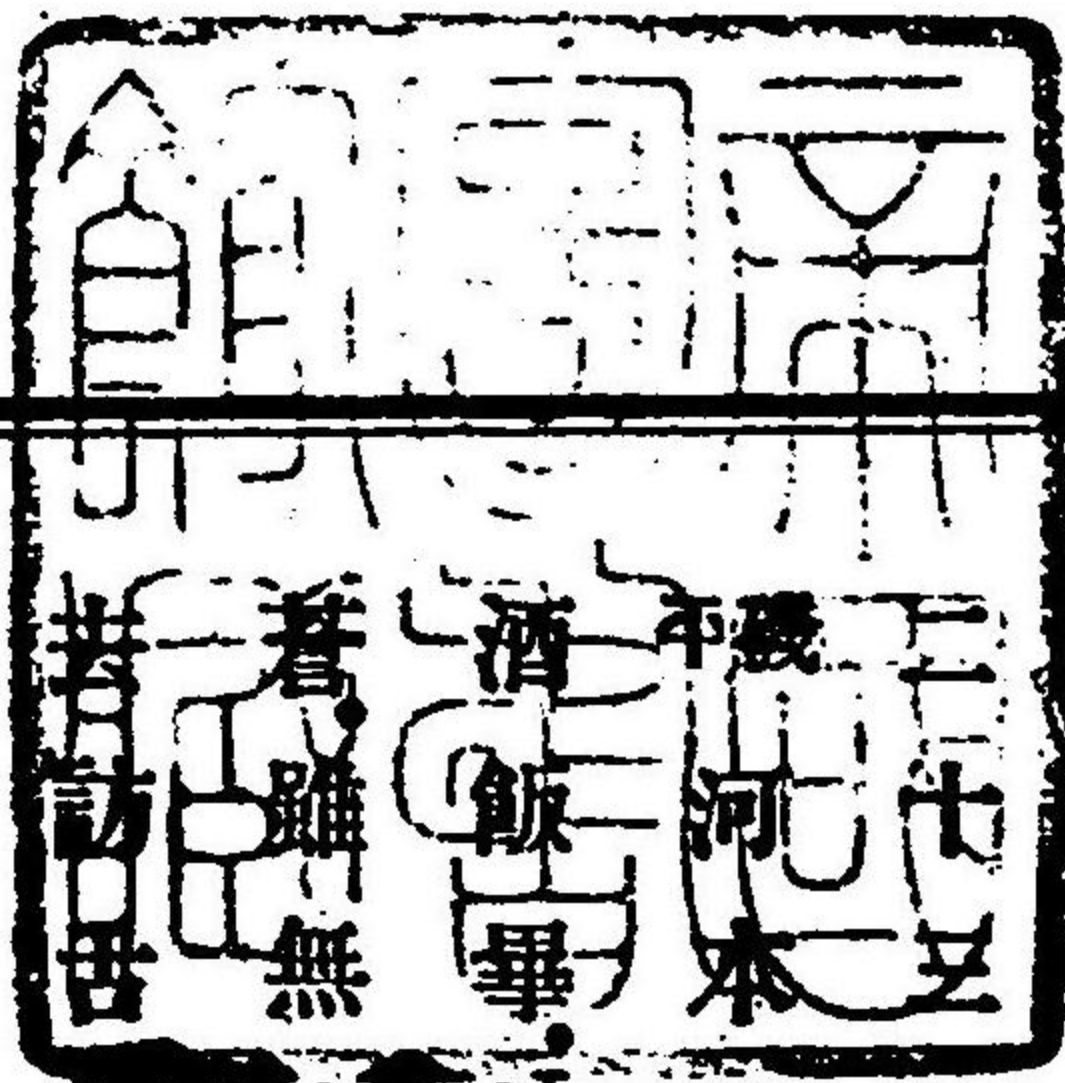
下

115

燕山楚水紀遊卷二

大阪 山本憲永著

十五日晴。上午訪小田切領事。萬壽助又訪河本子。
 河本子泛氣船。航滬蘇杭間。稱大東新利洋行。供
 濟飯畢。見誘觀張園。園寬廣。有茶館。有劇場。竹樹鬱
 蒼。雖無雅趣。亦可小憩。聞富豪私園也。縱眾遊覽焉。
 若訪古城子。貞吉古城子為時務報館所聘。譯本邦新
 報。更去訪那部子。武二那部子與土井子。設瀛華洋行。
 濶本邦製產物。邦人所謂日清貿易商品陳列所也。
 偶聞力子軒從本邦歸滬。候船航福州。乃往訪之。福



來棧。力子曰。大阪分袂。去之東京。探磐城群馬等諸勝。歸大阪。留住僅二日。與諸君子。不能再聚叙別。至今歎然。因問于遊狀。予語以探長城西山諸勝。遂與力子相携歸寓。小酌。力子苦勸予偕遊福州。予將探蘇杭長江諸勝。故未能果。此夜藤田子八相見。藤田子爲農報館所聘。譯本邦新報。

二十四日。晴。訪河本子。托銀票換銀。又訪瀛華洋行。遂與河本子。抵書肆。購圖書。此日見一館榜。不纏足會。夫清人纏足。與歐米人緊腹。其爲陋習。素不待言焉。今起不纏足會。欲一掃此風。真爲可慶。向者在北

二

京。見纏足與不纏足相半。問之。不纏足者滿人也。漢滿頭髮亦各殊。滿人束髮大如舟。一見使人絕倒。二十五日。上午抵領事館。請護照。以將溯江也。下午爲力子所邀。與土井子余子。春亭飲一樓。遂與力子訪陳子。名元州字釋人席上與吳子瑞相見。此人曾遊本邦。與森春濤親善。歸滬後音信杳然。不知春濤墓木旣拱。昏前力子送至予寓。此夕予將遊蘇。力子曰。君今日行。我明日歸。相隔又數千里。不知夢魂得相依否。予曰。男子之交。不以形而以神。若信書往來無虛日。雖隔千里。猶相見之日。偶後期。不能搭舟。更擬以翌

日。
二十六日。陰。予所寓東和洋行。在米租界虹口鐵馬橋西樓前一渠。可以通蘇杭及鎮江松江等處。汽船帆船。麇集巖岸。帆船啓行。先爆竹。檣鐘。曰。祝天也。辰上。牌。與藤田子。至農報館。與羅子。振邱子。憲原名崧。生字于書。喜雅談。移刻。羅子曰。先生如能明日赴蘇。留滬一日。擬請同志同至酒家。暢談何如。予曰。多謝盛情。請期遊蘇。溯江後。於弟爲便。邱子曰。敝國書籍在貴國者。近來多否。予曰。三十年來。西學流行。古書多爲貴國商估取去。今則極力購求。珍書難獲。邱子曰。敝國古

書。貴國近尙愛之否。予曰。古書。畫人皆愛重之。至如元明以外物。懸金且不易獲。邱子曰。敝國亦然。予曰。敝國人之愛之。恐過貴國人數等。邱子曰。貴國自維新以來。多棄舊。近來畫家有用泰西法者。舊畫尙有人購求否。予曰。維新以來。百事多不免棄舊之弊。近來往往有所顧慮。又將復舊觀。畫亦然。用泰西法者亦行。舊畫亦行。羅子曰。先生治經學。治如何經。爲漢人學乎。抑宋儒乎。予曰。專從漢唐說。弊國二百年前。有物茂卿太宰純二人。排宋推漢。又別開生面。是弟平日所宗也。羅子曰。玉平日服膺於貴國物氏之

學。今見先生。如見物子。甚快快。予曰。物氏有論語徵。太宰氏有論語古訓。論語古訓外傳。不知先生看過否。羅子曰。論語徵。玉見過。太宰氏書。未見。予曰。弟歸國。寄獻二家書。弊國有一種皇侃疏本。足利學校所傳者。與邢昺本。章句頗有異同。朱熹不見此等書。是以每說不通。例如學而篤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邢本無道字。故至樂亦在其中。及回也不改其樂。周程等有孔顏所樂何義之論。皆坐不知皇本有道字耳。羅子曰。尊論是極。宋儒卻考據爲不足道。於是日流爲空靈。至今日而極。朱文公所著四子書。於孔孟立教

四

宗旨及語氣。誤會處太多。貽誤後學不少。予曰。弟崇論語。每早起。必誦一二篇。竊謂聖門之學。專在經綸。朱學極微妙。極微妙。乃近佛氏。何如。羅子曰。聖教以倫常日用爲道之所在。而性與天道。則所罕言。宋儒終日談無極太極。幾置倫常日用于不論不議之地。此孔朱之所由岐歟。何如。予曰。寔然。夫子說道。周流四方。絕糧於陳。蔡拔樹於宋。道途險難。至老不倦。此後學之所當服膺也。朱子不知經綸。其所以陷於釋氏歟。羅子曰。近來孔教之衰已極。自宋儒談性理。孔教一掃。至近日做國直無孔教。士子皆誤于制科文

字。絕非孔教本來面目矣。有識者漸知憂之。然恨無奉教堅篤之士。如彼得保羅之奉耶教者。衛道之士不出。孔教終恐日頹。先生以爲何如。予曰。弟旣奉聖教。常欲附貴國名士驥尾。講振興之策。行之宇內。獨恨貴國人士所納交者極少。時方亭午。主人供膳。膳畢。羅子曰。論語有和文者否。予曰。無。敝國與貴國。字同而音異。不要和文譯之。羅子曰。貴國士夫所奉之教。約孔教者幾何。佛教者幾何。神道教者幾何。耶教者幾何。孰多孰寡。予曰。奉佛教者。十之七八。神道教次之。儒教次之。耶教次之。然至論倫常。雖佛徒亦不

能出儒家樊籬也。羅子曰。敝國無學部。故教與學事。在上者不提唱。在下者雖欲振興。而驚科名之士太多。卒未能振作。年來在下者。稍有動力。或都在上者。爲之感動。亦未可知。將來若能合貴國與敝國人。擬一學會。彷彿貴國與亞會規模。則兩國彼此情形。益相契合。敝國人士之幸也。予曰。天下之事。不宜徒委之當局者。亦在下者之責也。故知世運泰否。在民人心力強弱焉。彼當局者。獨如世運何。是時有一人來。曰。羅邱二子友也。姓章。名炳麟。字枚叔。蓋本邦人。航此地者。多用泰西服制。章子見予。獨從本邦服制。怪

問先生所用衣冠。貴國舊制乎。予曰。否。見今上下皆用之。貴國在明以前。亦用此服。明亡。衣冠一變。然則弟此服非倣國舊制。而貴國舊制也。章子曰。伊藤相公退後。近作何事。予曰。伊藤今年暫遊歐米。今退在大磯別墅。人各有心腸。此人所爲。弟甚不取。章子曰。所不取者何事。予曰。請徵之倣國新報。壁間偶揭王文成公畫像。予賞之。羅邱二子。取以相贈。且曰。王氏學問似勝朱。何如。予曰。弟未達陸王之學。然王文成公經濟識力。殆明代第一流人歟。弟又於明末。最推重史督師。如其答睿親王書。千古之下。使讀者感愴。

不能已。羅子又爲予贈黃忠端公集曰。忠端爲黃梨洲先生尊人。梨洲品學。爲殘明第一流人。其所著明夷待訪錄。立論頗有前儒未見到處。曾至貴國乞師。不許而歸。亦偉人也。二子又爲予贈邱子家集。面城精舍文。眼學偶得。遂辭歸寓。尋二子來過。答予往訪也。黃昏抵大東新利洋行。搭船溯吳淞江。兩岸幽寂。唯聞蟲聲唧唧耳。燈下讀黃忠端公集。忠端忤魏忠賢下獄死。集中所收詩文。雖不太多。槩皆關時事。忠憤之氣溢紙上。使讀者想象其爲人。梨洲先生。又善紹述父志。嘗入本邦乞師。亦與朱舜水不相下。嗚呼。

當時東南尚多志士。特力不足耳。使幕府決出師議。不啻施恩。足以伸本邦義聲於宇內。而幕府徇私忘公。遂使機會一逸。而不復可收。惜夫。

二十七日。去蘇三十里。而天明。夜間已過崑山也。吳淞江或廣或狹。水流較碧。田畝夾水。水與田無高低。絕不知水旱之患。時稻方熟。有未刈者。有已刈者。到處有支流。便灌溉及運漕也。北方蹊徑縱橫。可通車馬。南方川渠如蛛網。可以通舟。至耕具飯餉之末。皆用舟。所謂南船北馬者。於是乎爲不虛矣。岸上村落。大不似北方。頗與本邦相類。水田景況。亦類本邦。而

畛域較廣。船買辦有奉天主教。偶踟躕默禱。予詰之。答曰。此非西教也。中國之教也。西人狡獪。稱耶教爲中國之教。以欺瞞此國小民。小民蒙昧。陷於術中。可憐矣。始望吳中諸山。過澹臺湖。澹臺滅明所家焉。湖架石橋。長二里。曰寶帶橋。下爲圓洞數十。通舟楫。可以至杭州。亭午達蘇州。城東有蓮池。爲吳王夫差采蓮處。南岸設租界。甲午戰役後所創也。未見邦人構屋宇者。租界西有大廈一。稱蘇經綸紗廠。一稱蘇綸紗廠。並聘本邦工人執業。船泊盤門外。上岸至大東新利洋行支店。在吳門橋側。海津子管之。本邦買舖

在蘇者。洋行之外。新井子甲子之助一人耳。未上牌。借海津氏僕爲導。訪領事館。入盤門。草蕪荒涼。不見一字。蘇者吳王夫差之舊都也。城有六門。周廻三十六里。繁華冠江南。道光之亂。罹兵燹。不復留前日光景云。抵領事館。見吉岡書記生。一片山通譯生。故大平某爲導。先謁孔廟。門傾堂壞。蔓草蕪穢。委爲鼯鼠之居。聞每年釋奠。不知芟除草萊。於壞宇敗簷之下行之。嗚呼。清人不敬孔教。一至於此矣。奚翅清人。孔子之教。不行於漢土也久矣。孔子生時。旣伐木於宋。絕糧於陳蔡之野。殆於匡。辱於鄭。况其歿後耶。古來

帝王。例行釋奠之禮。然帝王皆不信仙。則奉佛。不敢甘心奉儒。雖有釋奠。皆爲虛禮。其稱儒家者亦然。乃當葬祭。請僧。招道士。以終其事。此豈儒之面目哉。世人往往目漢土。以儒教國。漢土非儒教國也。雖謂夫子生地。夫子之教未行。何得稱儒教國耶。夫子之教善行者。宇內獨有我邦而已。彝倫明於上。綱常行於下。本邦之所以冠於萬國也。其如此。可以稱儒教國矣。過滄浪亭。吳越廣陵王錢元璩所創。宋蘇舜欽居乎此云。訪劉子良。不在。去訪松本子。淺田醫國手。開人。也。近年來。乘。黃昏歸領事館。饗晚餐。小倉警部。昭。高木郵便局。

長既亦在焉。

二十八日晴。將探城外諸勝。新井子爲導。買舟盤門外。舟內外描出花卉類。有牀有案。窓簾玻璃。結構雅潔。所謂畫舫也。遠城西南隅。北折。過胥門。伍子胥所懸目處。門外有越城址。越攻吳。築此城以逼之。范石湖詩。明年添種越城東是也。萬船繫泊無餘地。穿貫而過。舟人操楫甚巧。南人行舟。猶北人御馬。婦人小子。亦善操楫。屢遇船首戴砲者。曰。水師船也。一船十二人。諸鎮必泊以警盜。泊鎮。今居蘇者六七十隻云。予至之前數月。大湖有盜。水師以船二十隻往

九

討。爲盜所敗。失船二隻。云至閶門。泊船益多。岸上則妓館也。蘇州妓絕美。著稱於天下。客皆招入畫舫云。凡此邦之妓。皆趾小。往往不能步。然錦粧繡服。金簪玉釵。瓏瑯射人。則本邦妓之所不見焉。門外橋上。構屋宇。陳肆廛。過橋下。左折。渠小岸迫。僅通兩舟而已。兩岸屋後。往往見洗淨器。聞糞以養蔬菜。水田專用溝泥。至虎邱。去城九里。越絕書云。吳王闔閭葬山下。葬三日。白虎蹲踞其上。因名。蓋俗說也。邱位於平野。嶄然拔地。似虎蹲踞。此其所以得名歟。有寺。曰玉嚴寺。晉司徒王珣與弟珉。捨宅爲之。生公講經。石皆點

頭。即此寺也。白樂天詩。山在寺中心。寺嘗廣。盡包容。邱道光之亂。歸兵燹。僅存塔及門。門在白公堤。白公堤。白樂天所造焉。上岸。過中門而躋。路傍臥石。剖爲二。刻試劍石三字。亦有俗說。遇巨巖。平衍可坐千人。巖上碑題曰劍池。相傳。吳王葬處。白居易詩。怪石千僧坐。靈池一劍沈。是也。過細徑。至巔。高塔聳天。塔側凝眸。胸襟灑然。村落田疇。參錯如畫。陳顧野王賦所謂。巨麗之名山。大吳之勝境者。真覺不虛也。遠塔東下。一碑沒於草萊中。排草而讀之。錢謙益重修玉巖寺記也。五六僧結宇而居。就僧問尹和靖祠及可中



梅嶺

邱曰席邱曰劍
池葦黃巨巖開
道光留羅岳
標在塔前已

梅嶺

錢謙益

畫

翠山



張子山

蘇州府志
 卷之四
 寺觀
 蘇州府志
 卷之四
 寺觀
 蘇州府志
 卷之四
 寺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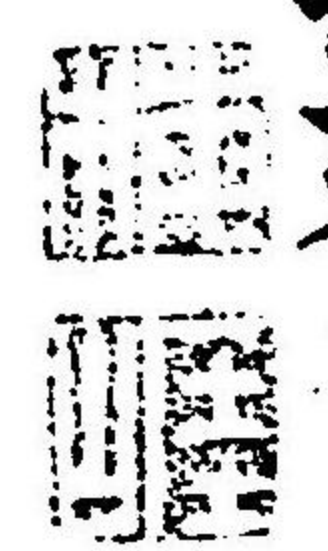
張子山

亭曰不存。問林屋洞。曰不知。出寺回舟。左折而進。遇
 茂林掩渠。幽靜可賞。命舟人供酒。殺午。天至楓鎮。過
 楓橋下。行二三里。遇一村。舍舟上岸。問村名。曰張葉
 巷。命舟人爲導。將至天平山。范仲淹墓。路皆甃。塼或
 石。用功周到。曰南方到處皆是。不似北方險巖。獨狹
 窄甚。不通車馬。然南方溝渠縱橫。故不要車馬。踰一
 嶺。錐巨巖作磴。予初聞天平山。舍舟不三四里。及舟
 人爲導。路甚遠。不似所聞。而舟人所叫音亦甚異。因
 問村人。無知天平山者。偶有老父。指一嶺曰。天平山
 在嶺南。乃責舟人。蓋舟人所叫者道觀也。俗人所詣。

十

舟人至愚。以致此誤焉。轉路攀嶺。山麓見一大碑。題曰先儒宋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贈太師秦國公諡文靖魏公了翁之墓。碑陰曰。有賜第在蘇城。卒年六十。葬蘇城西高景山金盆塢。魏了翁墓。一統志及廣輿記並不見。亂石磊磊。犖确紛錯。水涓涓穿石而流。至嶺。天平山猶隔一嶺。時日將斜。登天平山。昏前難回舟。遂決意就歸路。秋穫方央。間見麥抽一二寸。桑葉沃若。肥大甚。有打稻者。稻莖滿把。就地俯打。粒粒擺落。稻高與人身等。是亦不盡地力之故歟。回舟至楓橋。日方昏。繫舟寒山寺前。上岸。寺荒廢。無可見。

坐高景山望蘇州
 於雲煙縹緲
 湖之村舍
 田田如錦
 如錦如錦
 如錦如錦
 如錦如錦



村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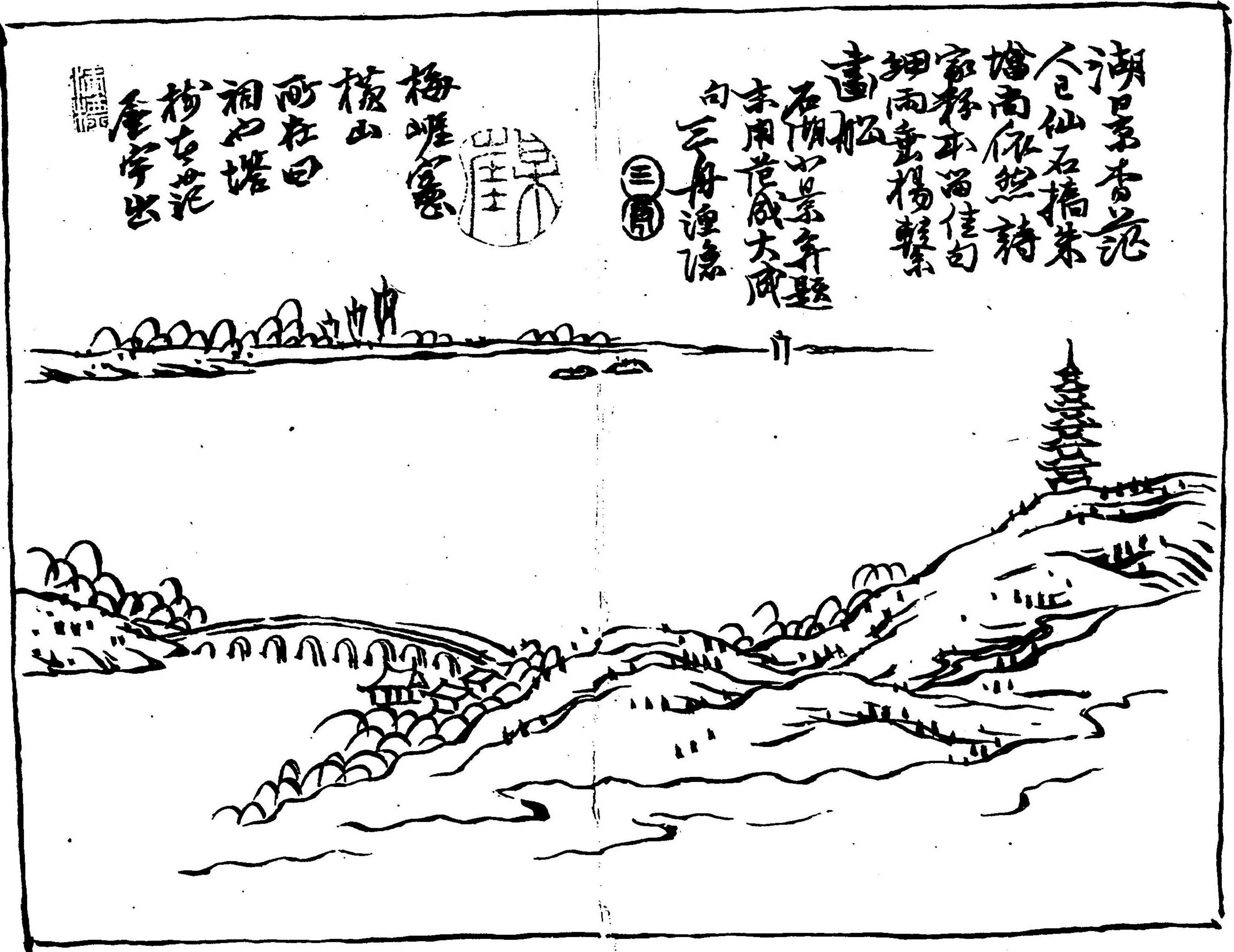


此橋名不稱于謂此非與名不稱楓橋夜泊詩膾炙
 人口故似與名不稱耳歸城則成上牌也海津子供
 具以待

橋上設門。稱鐵鈴關。邦人過楓橋。往往論橋小且凡
 景與名不稱。于謂此非與名不稱。楓橋夜泊詩。膾炙
 人口。故似與名不稱耳。歸城。則成上牌也。海津子供
 具以待。

二十九日。晴。卯下牌。與海津新井二子。買畫舫。遊石
 湖。過盤門。有物垂城。曰。盛首。蓋梟首也。抵橫塘。至是
 渠身太廣。瀾漫浩渺。粉壁映波。參差如畫。架石橋。橋
 上構樓。充民屋。范成大詩。南浦春來線一川。石橋朱
 塔兩依然。年年送客橫塘路。細雨垂楊繫畫船。是也。
 過圓洞。右看橫山。見漁艇使鷓鴣捕魚。法與本邦同。

辰下牌。至石湖。去城十二里。范蠡所從入五湖。宋范
 參政成大。因越來溪故城。爲別墅。攬湖山勝。越來溪
 與石湖通。相傳。越兵從此入吳。故名。高青邱詩。溪上
 山不改。溪邊臺已傾。越兵來處路。流水尙哀聲。山謂
 橫山。臺謂吳王郊臺。湖口架一大石橋。圓洞十數。稱
 行春橋。范參政有記。湖中有二洲。亦范參政立亭。處
 繫舟橋下。上岸有祠。木主題曰。宋參知政事資政殿
 大學士開國侯贈少師崇國公諡文穆范公諱成大
 大神位。壁刻吳錫騏記。嘗有千巖觀天鏡閣玉雪坡
 說虎軒盟鷗亭北山堂諸勝。概罹兵燹。獨存千巖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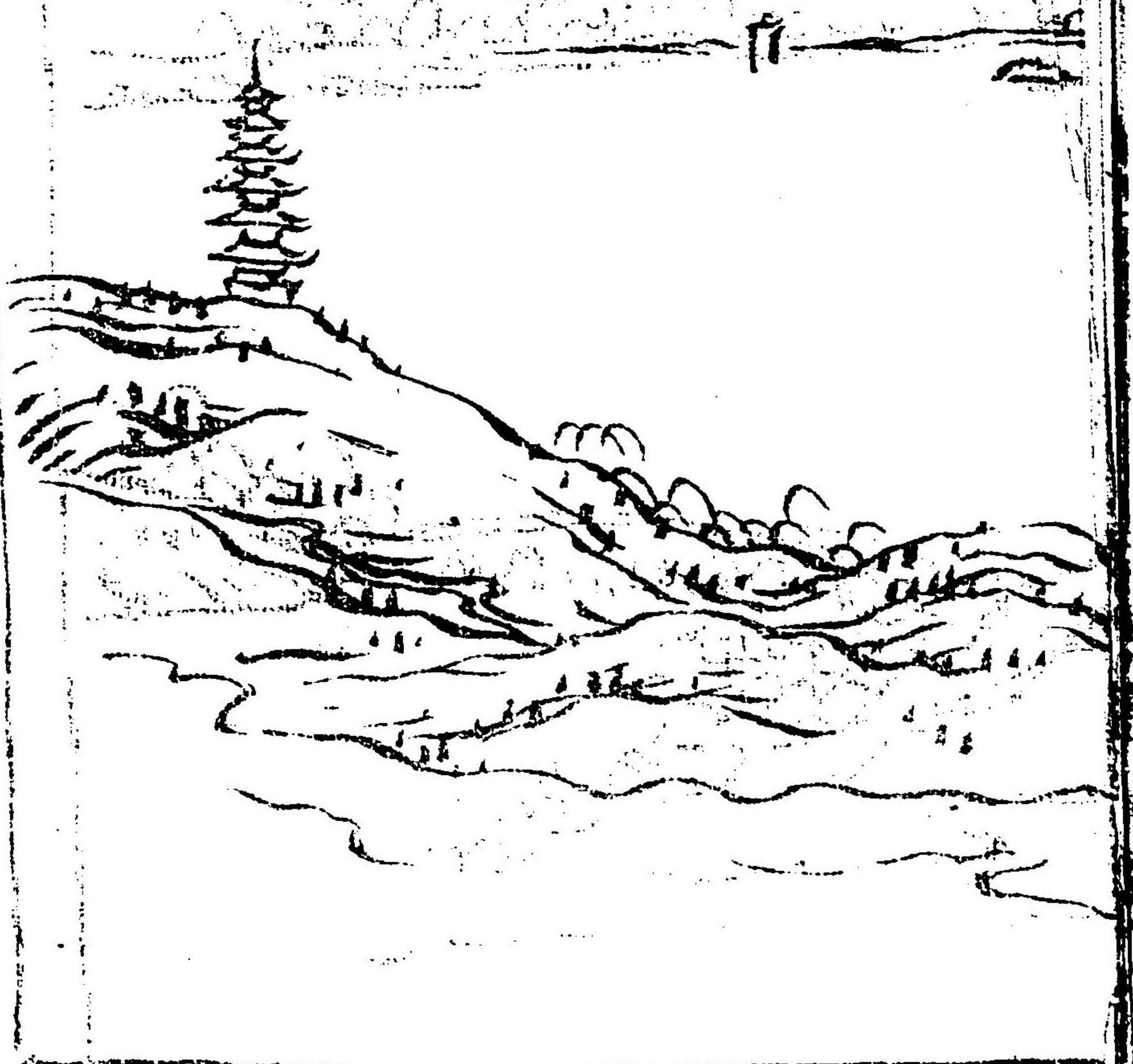
湖景香泥
 人已仙石橋朱
 塔尚依然詩
 家移本留佳句
 細雨垂楊繫
 畫船
 石湖山景奔題
 宋用范成大詩
 句三舟漁隱



梅壠
 橫山
 所在曰
 相也塔
 梅古范
 奎字出



三
 自
 其
 所
 人
 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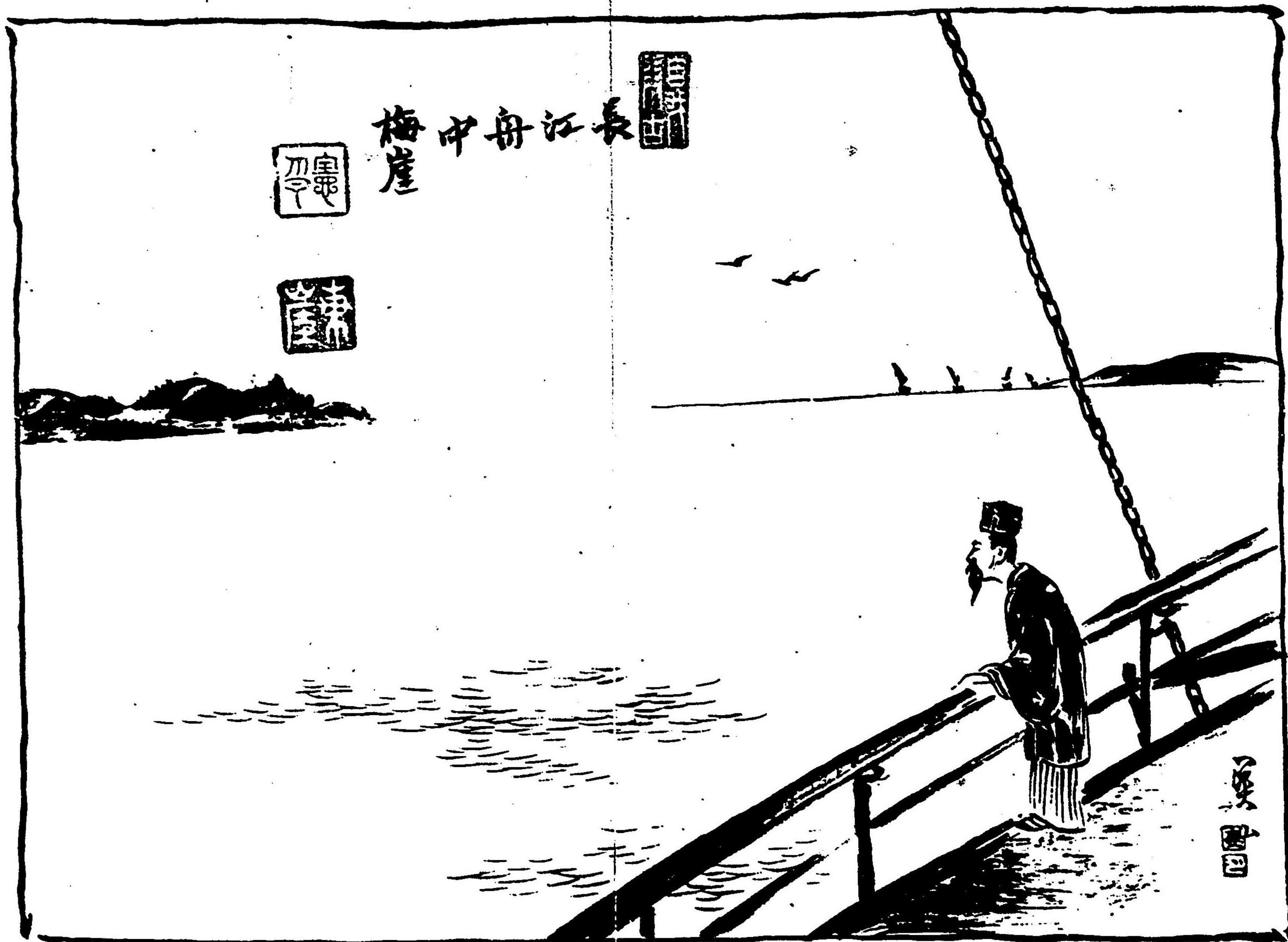


巖面刻乾隆帝御題。又有二三刻文。漫漶不可辨。玉
 鏡閣墟建祠。山下又有乾隆帝靈巖行宮御筆碑。午
 天歸蘇。像畢。至領事館叙別。直歸洋行。凭窓而望。會
 奎巡撫俊 聶布政使規 吳按察使承 陸道臺元 巡視
 蘇經綸紗廠。經吳門橋入城。兵勇及諸從者甚多。戴
 各樣帽。有以雞尾製者。有似螺貝者。使人噴飯。輻夫
 及從者。衣服垢污。前頭肩板片書肅靜或迴避字者。
 次肩書官位者。書肅靜或迴避字者。在北京亦屢見
 之。西上牌。乘漁船發蘇。
 三十日。晴。辰上牌。舟達滬。晚。古城子邀飲于聚豐園。

會者梁子啓超字卓如一字任父新會縣人爲時務名甚祝子江蘇元和心淵戴子兆汪子年貽李子琴一汪子高頌也。樓屋壯大。割房九十云。鄰房有拇戰者。有歌舞者。妓歌清遠。與樂器叵辨。不似本邦妓歌。與樂器背馳。亥牌辭歸館。賃氣船長安。溯江。瀛華洋行。借僕莊坤仁從焉。船一千二百噸。夜半雨至。三十一日。雨歇雲開。煙波浩渺。兩岸或見或隱。已上牌過通州。船客上下。午天過泰興。帆檣森立浦口。船駛北岸。或遇水田。或遇叢蘆。或遇楊柳森鬱。民屋皆蒼蘆葦類。毫不類北方瓦屋也。漁父坐汀挽罾。大小

魚潑刺罾中。岸上樹葉。方帶淺紅。船中屢見喫鴉片者。兩人對臥。且燎且嘯。昏然如醉。鴉片者舉國上下所以爲命。入寺觀。僧道喫之。至學塾。師弟喫之。妓樓酒館。無處不備烟具。怡怡自得。不復以邦國之安危生民之休戚爲念。噫。終日見孤山四。只有岸汀蜿蜒。來自蒼茫耳。未下牌。過江陰。夜過儀徵鎮。江南京。皆熟睡不知。十一月一日。晴。夢覺。船方駛南岸。北岸不復見一山。而南岸則峰巒起伏。連亘不絕。然皆丘也。非山也。其最大者。稱土鷄山。卯下牌。過小九華山。辰下牌。過魯

梁山巔巖枕江。爲朝來好風景。船駛疾。景色倏忽變化。不遑應接。大江似航本邦中國海。然中國多山。大江山少。中國穩秀似美人。大江雄壯似丈夫。已下牌。至蕪湖。帶山臨水。邱上設稅關。肆屢楸比。繁昌可想。形勢似本邦馬關。少頃輒發。過此以西無山處。時見江水汎溢。村落如嶋嶼。聞春末上流雪融。江水始長。盛夏大溢。沿岸浸灌。一望如湖。迨秋後。水漸退。向者之如湖者。則變爲壟畝。可以播麥。土質肥沃。不復用力云。沿江諸山。概穩麗可愛。不似長城以北。峭拔峻削。而山勢連亘。來自蒼茫中。山外又幻出一山。嶺外



又湧出一嶺，重疊累積，堆藍凝黛，隱見於烟霏翠靄之間。此等景本邦所不多見焉。本邦畫家往往以淡墨描遠山於近山之後，然本邦地迫山高，一嶺屏列，不可望遠山於近山之後，故以此法寫此國景則實寫本邦景則僞也。畫家之於畫猶詩文人之於詩文，本邦詩文人宜作本邦之詩文，則畫家亦宜作本邦之畫，若必摸此國人而作畫，欲不陷爲僞，可得耶。未下牌，過半是鷄鳴，日暮，忽遇洲嶼蜿蜒，兩岸逼仄，如拖帶，縹緲深迂，兩岸可摩，艙房太熱，出艙步，清風可人，月正半規，水碎金流，時見漁火明滅波間，酉下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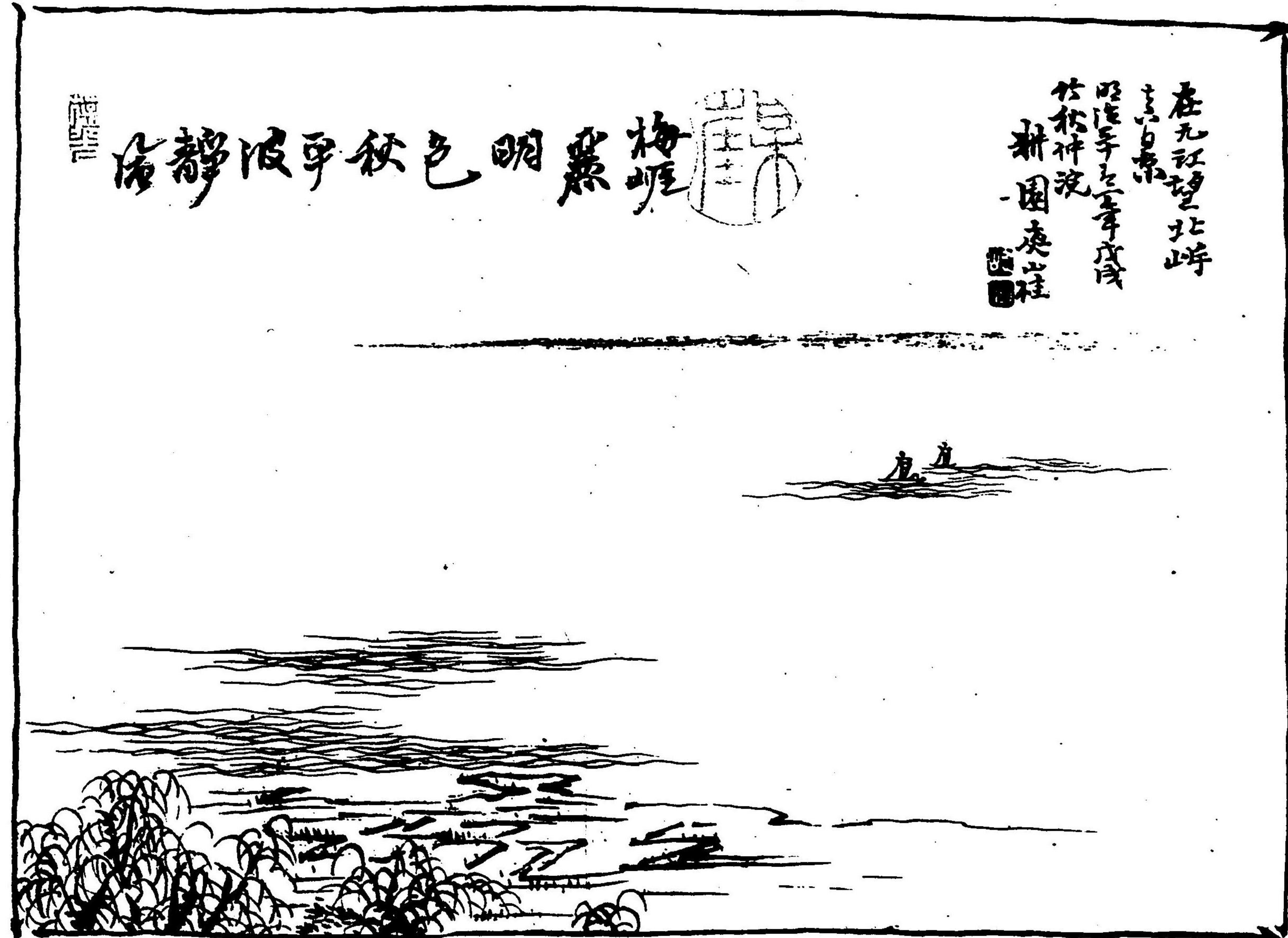


過大通。丑上牌。過安慶。

二日。曉霧掩江。氣笛不絕聲。卯下牌。過花園鎮。諸山綿亘。最大者稱相口山。白帆映朝曦。似浮鳧游鷗。辰下牌。過黑虎山。至是南岸山稍聳拔。北岸蒼茫。未見一山。辰下牌。過小孤山。鄱陽湖有大孤山。故得名。巨巖屹立江心。高可三百尺。周廻一里許。巖腹有聖母廟。架閣四層。巖頂有塔。半現林杪。巖與彭浪磯對峙如門。江水至此。隘束而出。水流迅急。船掠巖而過。深險可畏。范成大詩。濁浪欲碎小孤山。劉沅詩。石壁千尋勢。波流四面衰。江湖中作鎮。風浪裏盤根。范梈詩。

小孤有石如虎蹲。西望屹作長江門。江濤萬古就繩墨。雖有勁勢不敢奔。三詩善盡其景矣。過磯前而西。南岸江水清激。與北岸劃黃碧色。知鄱陽湖方近也。遇馬當山。黃魯直所屢遊賞焉。山勢似奔馬。進至湖口。南望琉璃沙漫。天日下射。波光四發。鄱陽湖一名彭蠡湖。明大祖破陳友諒處。未下牌。至九江。漢楚時鯨布王于此。灌嬰陶侃温嶠庾亮檀道濟岳飛魏了翁等所鎮焉。城枕江。東北隅有砲壘。直上岸。投春和客棧。樓上望江。風景雖佳。殊欠潔清。凡在此國。投客棧。先使人心不爽者。廁房也。北京城中不設廁。至村

家。草舍下掘穴。橫石數尺。跨石而辨。南方或設淨器。以腰安器上而辨。每朝有人爲業者。來洗淨器。或屋外小舍設廁。狀似本邦小農家。湫穢難耐。而客舍皆無寢被。羈旅者必須自備。行李至重。動至鍤釜盤盂。盥盆類皆自携。及就寢。臭蟲來咬。肌膚生癢。羈人之所最爲苦也。古來彼我詩人往往說旅苦。然在本邦東羈西旅。就館如歸。毫不覺旅苦。故此土詩人說旅苦實也。本邦詩人則虛也。僞也。小憩入觀城內。搬貨者。擔水者。逼巷旁午。不可進前。出門步江濱。落霞映水。波光蕩漾。灑耀射人。晚。一人來通刺筆話。頗爲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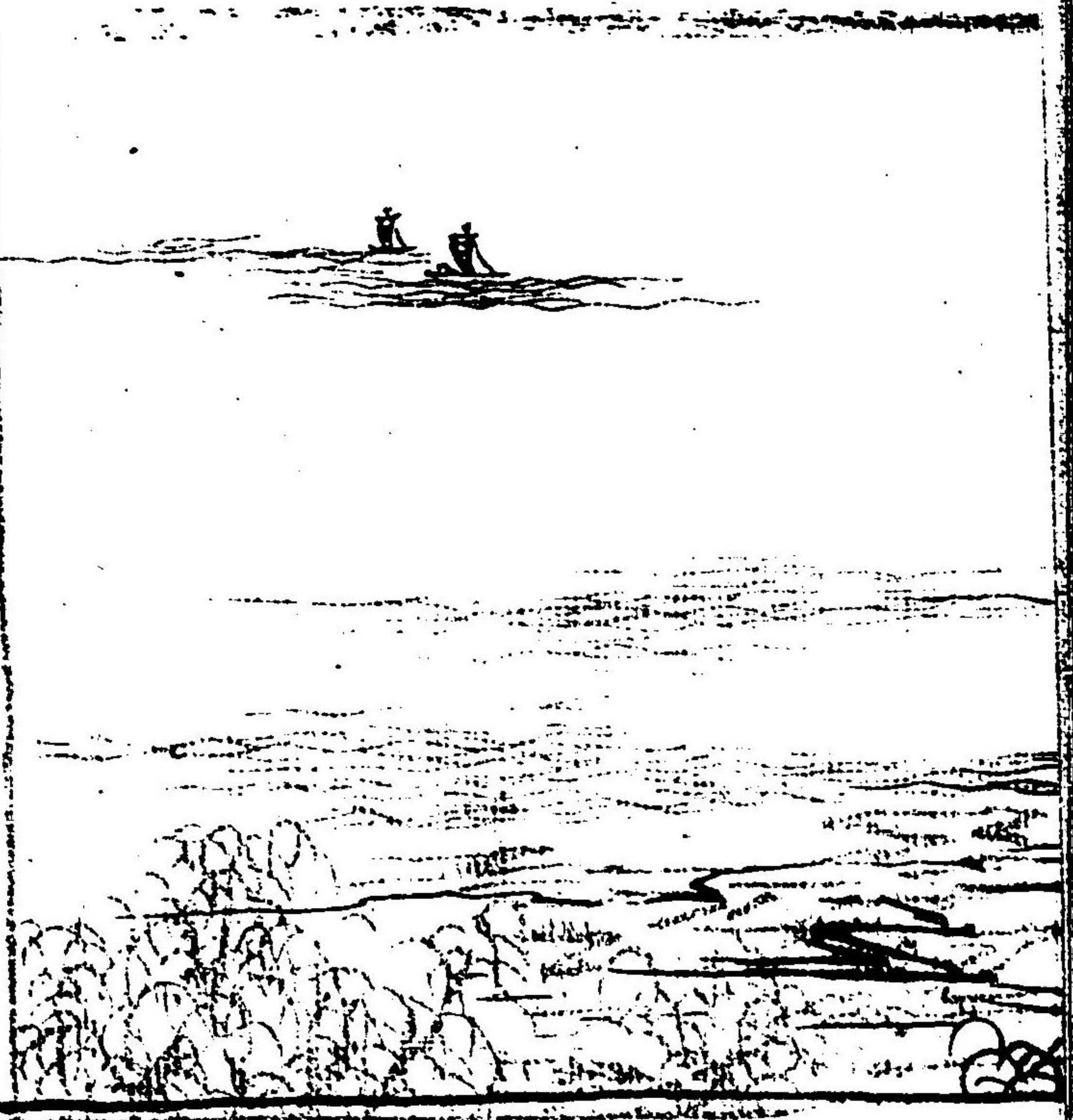


畫

梅嶼 秋色 明 波 靜 依

在九江望北時
 志自京
 明隆平五年戊戌
 竹松神院
 耕園處士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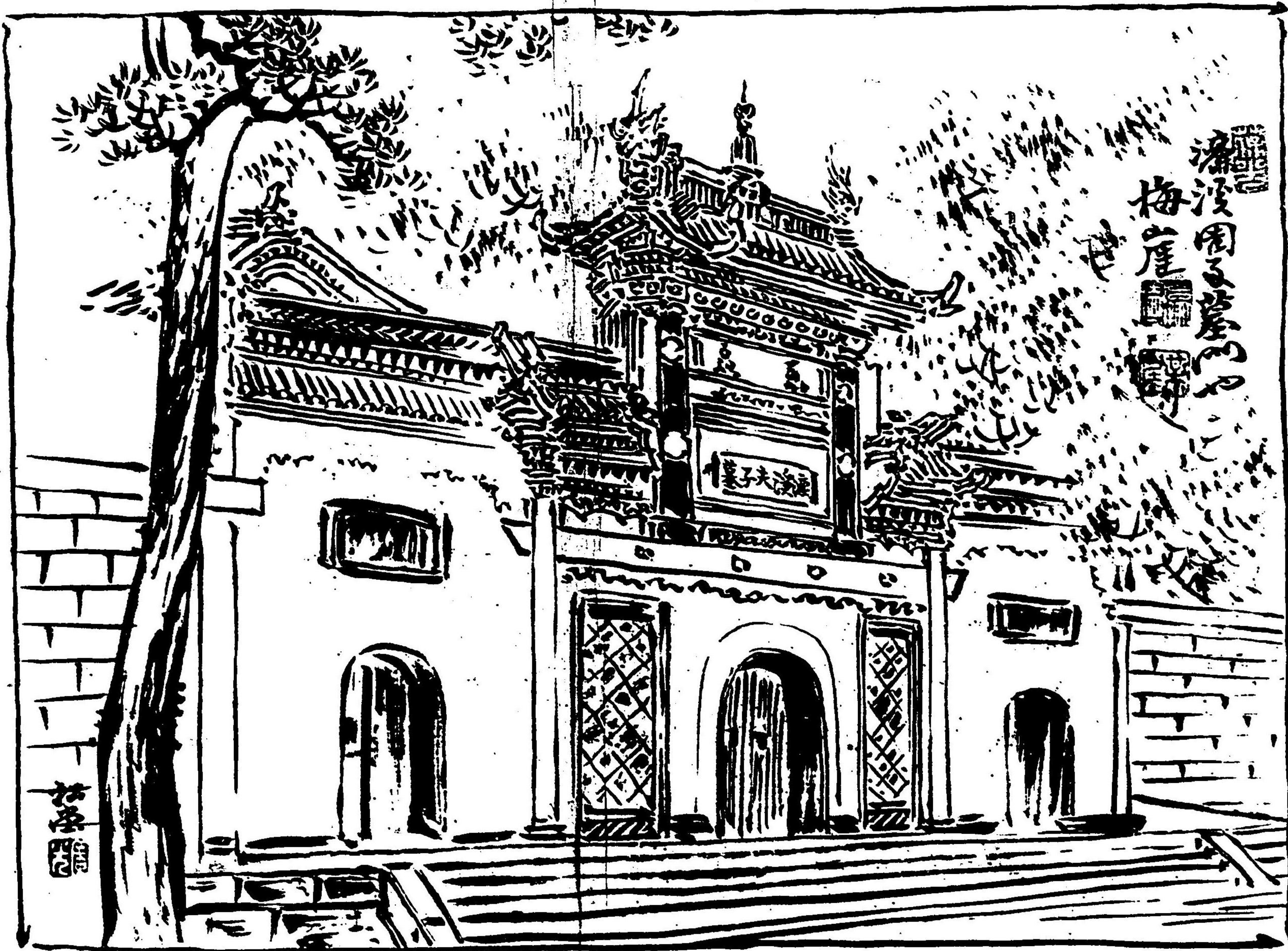
蘇州府志
 卷之四
 遊覽
 蘇州府志
 卷之四
 遊覽
 蘇州府志
 卷之四
 遊覽



激之言。每一話畢。把紙燈火燒之。且請爲他人秘之。
 談移刻而去。匡廬者江南名山也。去府不太遠。然山
 中多勝地。三四日難輒探盡。而予將先至漢陽。歸路
 以陰曆十月既望。觀月赤壁。乃止其行。更欲詣且遊
 濂溪。問里程。曰。十五里。命輜。輜夫貪錢。且曰。途遠。午
 天不能返。予叱斥曰。去。不要輜。清十五里。當日本二
 里半。吾有健脚。往反五里。何憂費時。且欲早歸府。故
 命輜。等是過午。不若徐行賞景。輜夫苦勸。不聽。
 三日。曉霧冥漠。東西叵辨。辰上。冒霧而發。出郭南。
 兩湖夾路。東小西大。東稱甘棠湖。舊名景星湖。唐李

渤築堤。人因李渤湖。後張洪靖以方召伯故。改今名。西稱鶴岡湖。陶侃葬母處。取路堤上。堤窮遇阜。墳墓無數。蹊墳而行。墳墓之狀。南北不同。幽燕之地。路傍如畦睦者。立石誌地界。曰。某氏塋宅。曰。某氏兆域。絕不見起墳。江南則依阜起墳。大小累累。墳前立石記某墓。莽草荒蕪。或爲人蹂躪。碑小者往往埋沒土中。在高景山。間數十步。見石題吳府界。殆似以全山爲兆域。因問土人。曰。蓋蘇州富豪歟。不知其何人。棺南北皆同製。形似舟。甚美。描花卉類。似從重葬禮來。本邦人不必言重葬禮。然不啻子孫之重父祖墓。亦重

他人墓。此國論葬禮。喋喋如此。觀其實際。旣葬。去而不顧。子孫已如此。況他人乎。其蹂躪之。不亦宜乎。近年本邦當葬。贈花卉。或立巨碑。以誇示人。乃知漢土重葬禮云者。亦非真心重之。而虛飾誇人者。非耶。下阜。循邱沿湖而行。過二三村。遇谿。則濂谿也。周茂叔所家焉。溪發源廬山。茂叔取故里之號名之云。溪小水淺。牛馬糞成堆。地景至凡。不足寓目。然地雖凡乎。因周子而傳。天下勝境不遇其人而不傳者何限。可嘆夫。越溪而往。周子墓在焉。依小邱。石墉環遶。老樹蒼蔚。門扁曰。濂溪夫子廟。按程朱之學。出於周子。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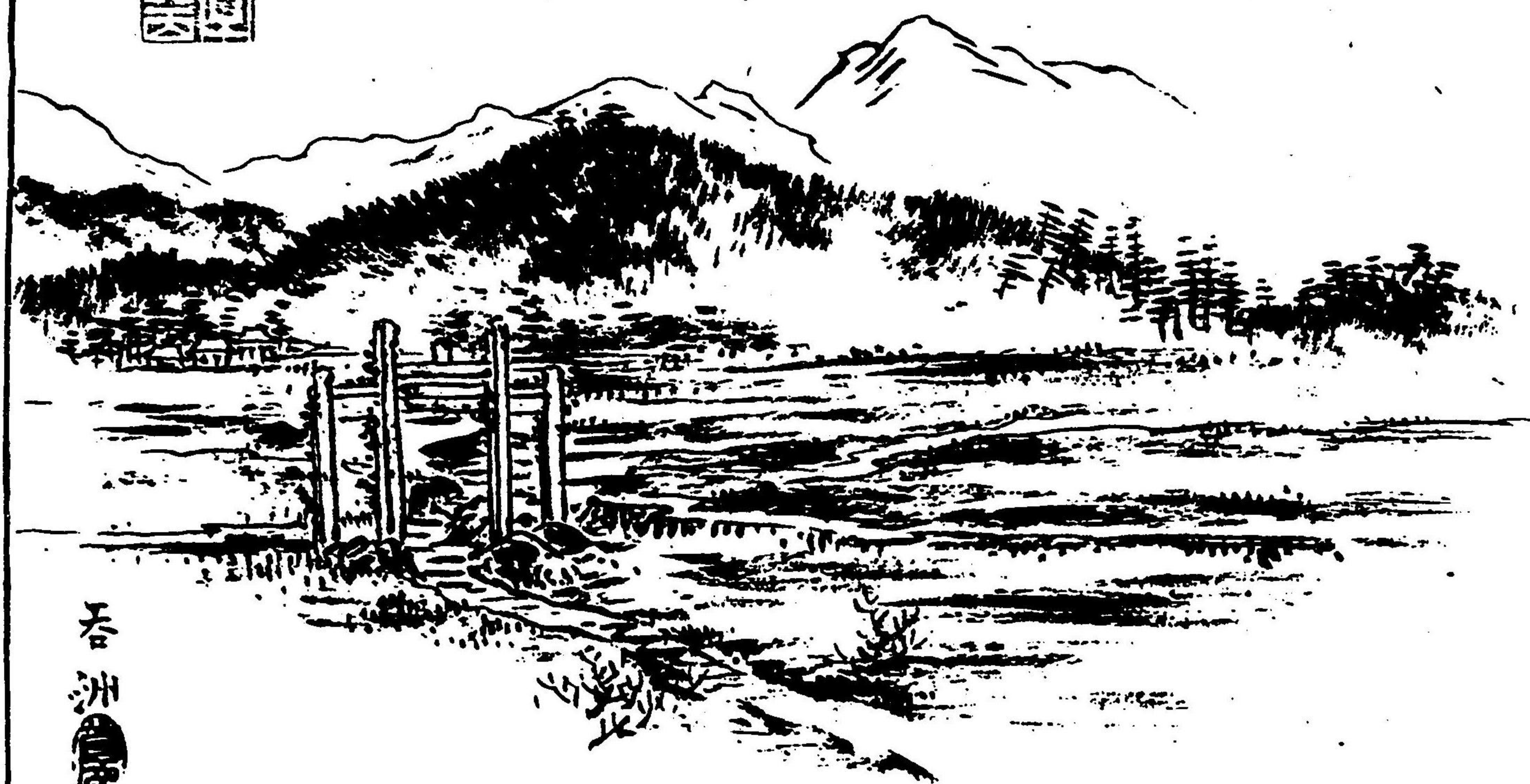
周子亦有所本焉。周子得力於釋氏。然亦南方之學也。南方與中原。爲學之法。迥有迥庭。中原之學。主經濟實用。而南方專談空遠之理。周之時。中原有孔聖。南方有老莊。而楚狂接輿。長沮桀溺之徒。皆爲南方之人。並遺經綸事業。遁世保身。自以爲得。夫南之與。晉學間有異同。民族而下。至凡百事物。莫皆不殊。春秋。不秋之時。中原諸侯。斥吳楚。不肯齒列。然吳楚未。可必目以夷狄。明君賢相。舉出。國力強盛。勢凌中原。中原諸侯。賤斥之者。以民族不同故也。春秋以晉楚爭霸終始。其初既有齊桓宋襄伐楚。亦不過南北民

族之爭而已。且後人皆目楚以諸侯。然楚當與周敵。非齊晉之敵也。楚之縣尹皆稱公。猶中原之諸侯。不可以僭擬議之也。昭王康王之子也。而南巡不返。可以見周威令不行於南方。不待幽平之世矣。戰國以次削平。楚遂爲秦所并。然亡秦者楚也。漢高非春秋時楚人。然豐沛之地。在戰國之時。立楚治下。漢高爲懷王服喪。致討項羽。不特藉名也。司馬遷龍門之人也。文章之才。實以遊南方成就。是豈南方山水。能成遷之才耶。與南方之人交通。以養其才焉爾。三國之時。魏吳相抗。亦自然之勢也。至晉。中原之地。常爲北



胡所擾。尤極慘酷。而南方常多清平。清談盛行。夫東
 晉之地。非老莊所產耶。二陸之才。自與石勒劉淵務
 實際不同。亦南北之異耳。六朝之文。槩尚浮華。南人
 之氣習所當然焉。至明清。詩客文士。多南方之人。亦
 然。且中原之地。經五胡魏隋至唐。治平未久。而有安
 史之亂。尋以藩鎮跋扈。五代割據。無不被其禍。及宋
 都汴。幽燕一帶。為契丹之有。南遷以後。中原盡歸女
 真蒙古之手。北方常多事。而南方久免其禍。此文學
 之所以盛於南。而不盛於北歟。當宋元對峙。經濟實
 用之學。元比宋為多。亦南北異同之所以然焉。唯其

直隸源
 溪墓
 心石
 澄隱見雲煙在
 小廬
 梅嶼



吾洲



鶴見
 白居
 易所
 作
 後人
 取其
 別時
 茫茫
 江浸
 月旬
 而名
 焉至
 湖口
 萬

如此。南方文學雖盛。孔聖之教。不染人心。而北則文
 學萎爾。不振。釋奠之禮。所以歸告朔餼羊歟。周程朱
 陸之學。喜談空遠之理。與孔氏實際之學背馳者。亦
 出於南北學問異同。所不能免之勢也。立墓門良久
 聞異聲。仰首則飛鶴爲群也。予幼時官禁殺鶴。故鶴
 能馴人。人雖近不驚。迨維新。手銃濫殺。至野絕鶴跡。
 今~~歲~~偶見飛鶴。殆有今昔之感。時煙霧漸薄。匡廬諸
 嶺。或見或隱。全山遂不可見。豈山靈爲予慳吝。不欲
 露其秘歟。歸途湖畔。備舟。過浸月亭址。亭白居易所
 作。後人取其別時茫茫江浸月旬而名焉。至湖口。萬

船繫泊。殆不見水。未牌達客棧。此國在客棧。衆蓋入他人房。妄弄他人行李。不以爲怪。甚則問他人所携雜物價。又妄弄他人衣服。又問其價。其問他人衣服雜物之價。無貴賤皆然。然在清人。不以爲無禮。不啻以爲無禮。往往論已衣服雜物價。以矜誇人。於是予乃揚言曰。日本人不愛錢。故買物不記價。且在日本。問他人衣服雜物價。目爲無禮。故予幸未忘其價。亦不肯答也。

四日。陰風帶雨氣。溢浦在城外。白樂天送客作琵琶行處。本有琵琶亭。今爲西人租界。亭亦爲西人房子。

西人常倨慢。自稱文明人。然遇異種人。殆無人理。至其名勝舊蹟。到處破壞。毫不爲愛惜。本邦亦屢蒙是禍焉。晚。微雨至。此日待滌船不到。待至夜半。江孚號商局招始至。乃賃乘。時子牌也。噸量一千三百。在本邦投客棧。又乘船。給僮賞錢與否。都在客意中。在此國。僮必來請。名曰酒錢。與十錢。強請至五十錢。與五十錢。強請至一元。客棧運行李。亦必請酒錢。

五日。卯下牌。起寢出艙。兩方收。兩岸偈仄。邱山連亘。問地名曰。蘇州也。已上牌。過黃石港。船沿南岸。丘陵溪澗。盡經壑坳。景色似本邦。不似北方廣漠也。午天

過武昌。城堞蜿蜒山上。對岸爲黃州。亦見城堞連丘上也。江身益狹。戍上。牌船達漢口。
六日。晴曉上岸。至東肥洋行。藤森茂一橋三佐無田實緒方勝木五子所創也。皆肥後人。故稱東肥洋行。漢陽隔漢。武昌隔江相望。漢水從西北來。不太廣。江亦至此甚狹。其最狹處三里云。舊有漢陽一府。人口繁殖。擴至漢東。漢陽有城。而漢口無城。民屋皆大。無不有樓。架至四層五層。已下牌。東肥洋行。使二僮爲導。賃小舟溯江。抵漢陽。有閣曰晴川閣。係清朝新造。江漢大勝。收在目睫。有禹碑。關北攀邱。曰大別。禹

貢內方至于大別是也。一名魯山。舊有魯肅祠。故名。三國及南北朝之時。恒爲必爭之地。有禹廟。舊在山下。移置山上。道士守此。不知字。不能自辨其爲道爲佛也。丘上遠眺。至沔陽雲夢。可收襟帶間。邱陰則吳人以鐵鎖橫截扼晉師處。東麓有製鐵處。鑄兵處。布鐵軌至江。氣車往反。結構壯偉。係張總督調之規模云。張氏有大略。講武起學。頗有聲績。近年又教本邦語學。兩湖人推服如神。比李中堂名最重云。北下邱。有伯牙臺。相傳伯牙鼓琴處。伯牙出於列子。列子寓言。不知真有其人與否。其鼓琴處。恐出後人假托也。長

廊連房。委曲高低。每房揭書畫無數。然無足觀者。房內外。陳盆栽菊花。不知幾百種。幽香馥郁。暫粘袖裳不去。但庭廡欠瀟灑。不見些雅趣也。臺下曰鏡湖。一名耶官湖。李伯遷夜郎。遇故人尙書郎張謂。觴于湖上。謂殊有勝槩。顧白曰。夫子可爲我標佳名。以傳不朽。白舉酒酌水。號曰耶官湖。有詩并序。湖畔買舟。從湖下漢。江漢合處。有龍王廟。扁曰江漢之游。泊船大抵有二三桅檣。凡船上下江。大者張帆五六。巧操帆風順逆皆可行也。此夜與諸子對酌。與柳原子又在。昌本府自。本邦。語學。堂。岡子館在漢口漢報。宗像子實省農商。

生在上海近 日來漢口相見。

七日晴。已上脾。欲訪力子捷三。買舟遊武昌。力子軒舉之叔父也。武昌有二。曰武昌府。曰武昌縣。府與漢陽相對。吳趙咨所謂江漢爲池是也。孫權所初都于此。後徙建業。縣與黃州相對。府縣相去百八十里。舟至府城東門。舍舟上岸。城中路皆甃石。擔夫汲江而走。水滴石滑。易失足。湫穢不可步。是在漢陽亦然。在九江亦然。凡沿江城邑。莫皆不然云。適過魚市。江魚無數。皆不知名。見口在頷下者二種。一種五尺許。鼻長。一種二尺許。鼻短。又有巨魚七八尺許者。又有似

鰻者。黃質斑紋。每呼吸。領下膨脹。細視則口鼻目臉似鱉。爾雅釋魚短鼻者曰鰻。註曰。大魚似鰻而短鼻。口在領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色黃。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爲黃魚。鼻長者爲鰻。疏曰。鰻長鼻魚也。重千斤。蓋鱣鰻並鯨類也。又似鰻者曰鰻。類篇鰻黃質黑文。爾雅翼鰻似蛇無鱗。本草圖經。鰻似鰻而細長。亦似蛇而無鱗。史記大史公自序。鰻鰻與處。註。索隱曰。鰻音鼉。蓋鼉屬也。凡江中之魚。皆似海魚。在本邦。啖川魚。概腥臭不佳。獨江魚則不然。江南屢啖鰻。肉脆美。尾端赤。爾雅釋魚注曰。江東呼鰻爲鰻。周南所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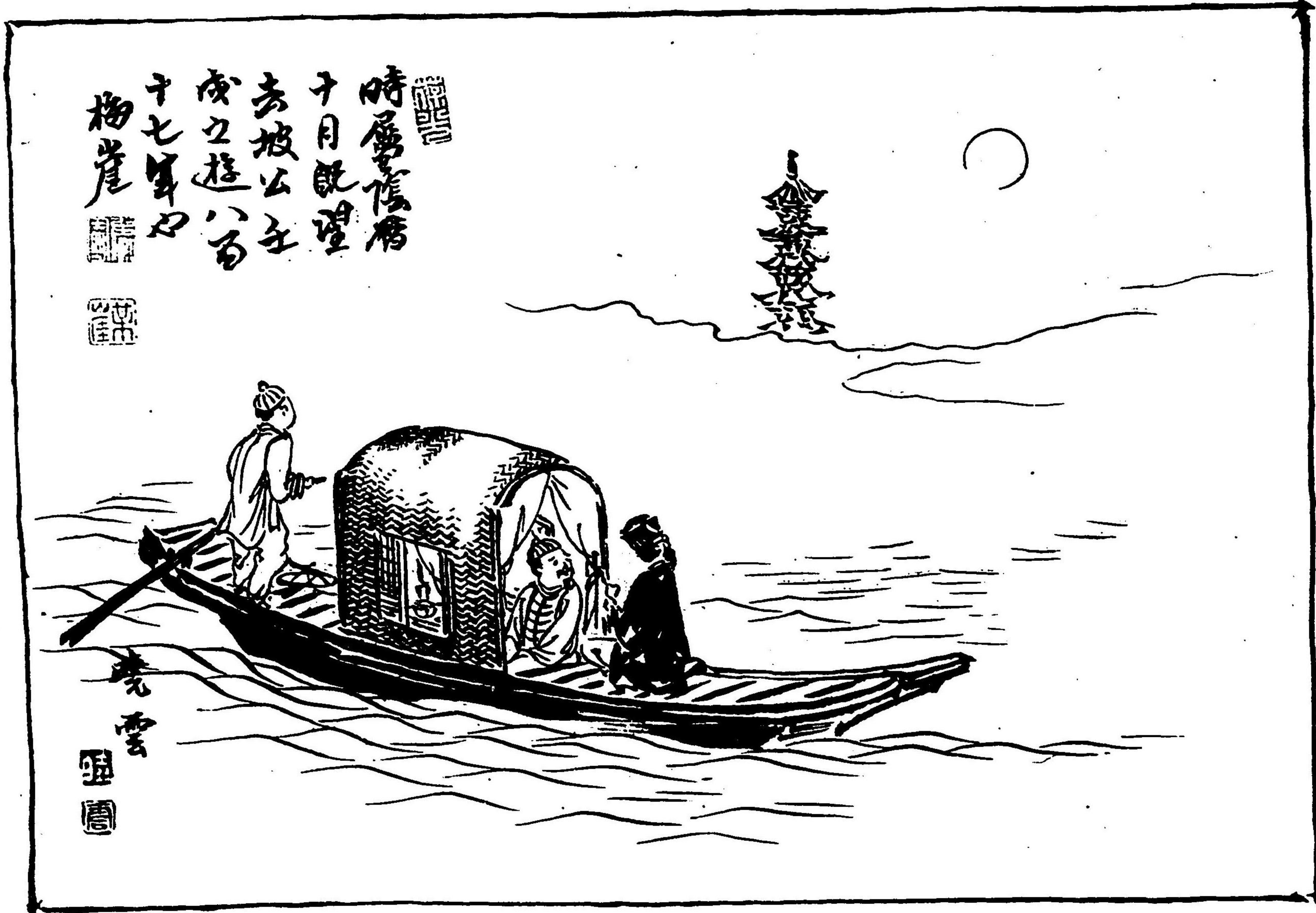
鮐魚類尾是也。抵力子家不在。留刺而去。至黃鶴樓。遭災爲墟。依山臨江。四望遼濶。山曰黃鶴山。磯曰黃鶴磯。吳王孫權築城。名夏口城。夏口本在北岸。孫權取以命城。而北岸名遂晦。宋時柳世隆守之。沈攸之攻之不克。陳初周將史寧爲土山長梯攻之。不能破。唐黃巢之亂。止陷其外郭。實爲形勝要害之地。路傍丐兒。尾客乞錢。穢臭衝鼻。抵江買舟。未下牌。歸漢口。夜與諸子閑酌。

八日晴。與金子。名學。清。字石泉。訪胡子。名應。青。字履福。胡子年五十三。四善書。現授筆漢報。夜與諸子閑酌。岡子來。

九日陰。緒方勝木二子。從本邦歸漢口。此日將買帆。船下江州。舟人告曰。北風急。不可釋纜。暫留候風歇。力子父子。從武昌渡江來訪。力子年六十左右。現管本邦醫學。對談傾刻而去。午下牌。舟人告風差減。乃辭東肥洋行。抵江濱。諸子送至船。既出江心。風聲如吼。怒濤洶湧。舟子二人。操帆。帆檣傾欹。船欲覆者數矣。屢轉舵而進。日暮。泊刀江。俗間用通音。故問地名。答也。去漢口二十五里。風逆浪高。故舟行慢甚。浦內太廣。大小船繫泊。風土記曰。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浦字從水從甫。大江到處有浦。以便泊船。船首駢繫。

形似甫字。夜色淒寂。只聞風聲與波聲耳。十日晴。寅上牌。開帆。風未歇。卯下牌。抵陽鹿。買魚菜。去漢口六十四里。已而風減日和。舟行太穩。辰上牌。過白虎山。去漢口九十里。辰下牌。過各田山。岸上有張罟者。先樹一柱。罟四維。繫之竿端。竿與柱接。操竿而舉足。魚溯流者來入罟。已下牌。過泥池。去漢口百二十里。午天過鵝國鎮。去漢口百三十六里。兩岸環抱成灣。灣太廣。舟進入灣。至是風全死。江水平滑。毫不覺舟行。過陸虎洲。楊柳掩映。船舶繫岸。村太繁華。午下牌。過三江口。出灣。未下牌。達黃州城西北門外。

上岸寫赤壁景。日暮餐畢。大月從東出。皎影滿江。此
 夜屬陰曆十月既望。實爲蘇子後遊之日。乃命出舟
 中流。夜色森茫。江流有聲。使人追憶坡公之興也。舟
 泊城南浦口。岸上聞刁斗巡警徹宵。又水上聞鼓聲。
 日。水師警盜也。沿江多盜。故各浦水師。懸船以守。客
 船非浦則不泊。未達浦。雖日暮。行且不休。已遇浦。雖
 日高必泊也。又大江諸處。懸救生船。皆官所領。各記
 號字。辨其位次。
 十一日。晴。賽畢。上岸至定惠院。東坡所履遊。有記云。
 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繁茂。每歲盛開。必携客置



時屬陰曆
 十月既望
 去坡公在
 庚子遊
 十七年
 楊崖



曉雲



酒醉其下。寺今荒廢。堂壞門傾。敗瓦狼藉。僧十餘輩。守寺。皆不解字。在本邦。客抵館。館主必爲客指示。名勝舊蹟。雖車夫馬丁。無不辨其處。又有勝地。屬荒廢。醜錢修理。不使歸湮滅。然在此國。上下殆不解名勝之爲何物。雖至湮滅無迹。表然不顧。其乏雅趣。若此夫。出寺西北。遠城而往。城上有樓。稱月波樓。王禹偁所建云。此地稱黃岡。前界大江。後依崇阜。坡坳蔓延。至江濱而止。從外而望。景色頗美。禹偁竹樓記云。黃岡之地多竹。又東坡詩云。好竹連山覺笋香。今城內外不見一竹林。過月波樓。抵城後。登邱則聚寶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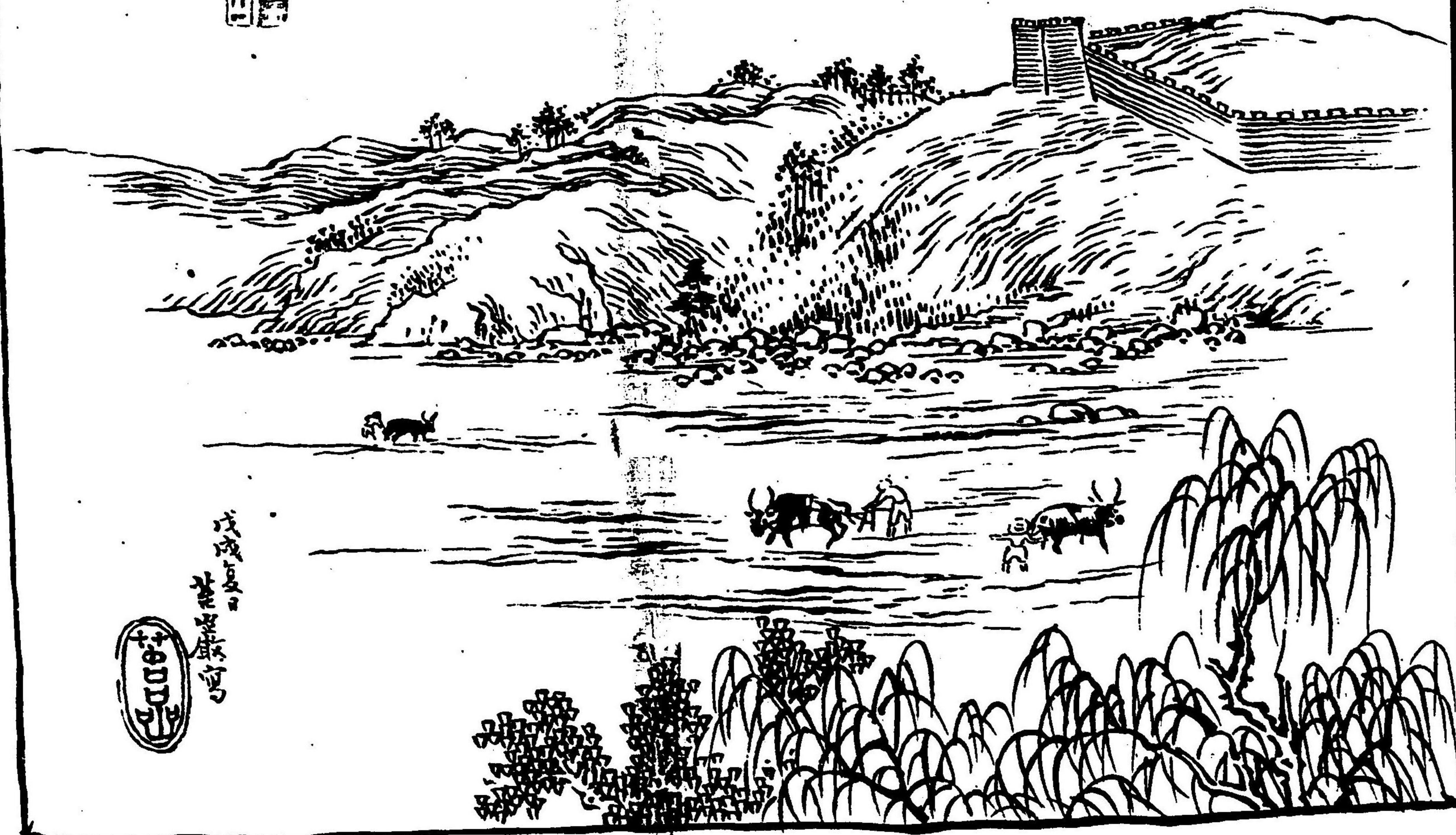


爲永安城址。楚黃歇所都焉。山勢從北來遠望快廓。大江之景收在眸中。多小石。東坡作怪石供是也。予拾得十數枚。全山無一樹。草莎叢生。踏蒙茸而下。山腹莎拔土露。色似丹。是爲赤壁。坭土盛於囊。命舟人負荷。蓋欲作東坡像也。既下山。土流骨出。巉巖削成。東城所謂水落石出者是也。按赤壁有三。一在漢陽烏林。去黃州二百四十里。一在嘉魚蒲圻間。周瑜破曹操處。去黃州二百七十里。其在黃州者。本稱赤鼻山。東坡作二賦處。今讀二賦。東望武昌。西望夏口。所謂武昌者。若稱縣則與夏口府武昌相去百八十九里。

山在黃州北
 黃州北
 舊稱赤鼻
 赤鼻
 東坡
 以坡
 以赤
 壁傳
 林後
 水退
 民聲
 種麥
 永樂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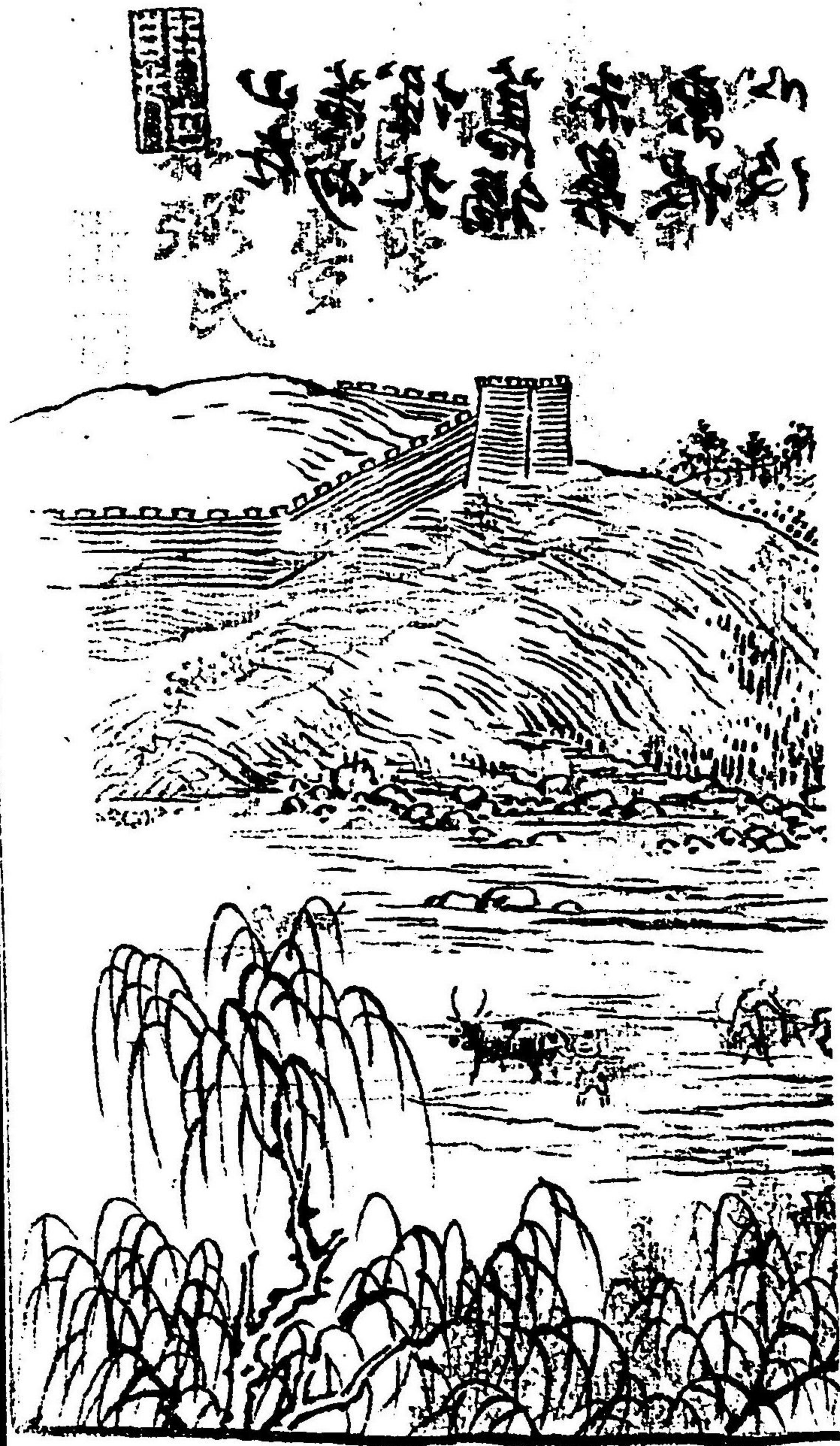
赤壁

赤壁



赤壁
 武昌
 相去百八十九里

不可得而望也。稱府則夏口在武昌府城中。且武昌
 縣在黃州南。而武昌府在黃州西。方位亦不合焉。以
 坡之才與學。何不通之有哉。且十月之候。水落則赤
 壁與江渚相去二里許。赤壁之下。不可泛舟。坡公七
 月之遊。山下水方溢。可以泛舟。然三江口以南。江身
 偏仄。不過四五里。其謂水光接天。則非實也。其謂月
 出於東山之上。赤壁之外。無復東山。既遊於赤壁之
 下。而謂月出於東山之上。所謂東山者何山。後賦謂
 斷岸千尺。赤壁可踏。蒙茸而躋。不可縹斷岸千尺。謂
 從其所之而止。江水迅急。不可委流。又謂孤鶴橫江



東來。此似舟在西山下。不在赤壁也。謂攀栖鶴之危巢。坡公之時或然。今則不見一樹。俯馮夷之幽宮。七月之遊則可。十月之遊。則山水退。馮夷之幽宮。變爲麥隴菘畦。范石湖吳船錄。庚寅發三江口。辰時過赤壁。泊黃州臨臯亭下。赤土山也。未見所謂蒙茸巉巖之境。東坡賦微夸。石湖泊臨臯亭下。不泊赤壁之下。故不見巉巖蒙茸耳。東坡賦未必夸也。予嘗疑以坡公之才。乃不作記而作賦。且賦亦行文似記。非賦正格。及自踏其他。乃知坡公二賦。固不外乎借題以抒已概耳。此山幸名赤鼻。故假托以出曹操。從客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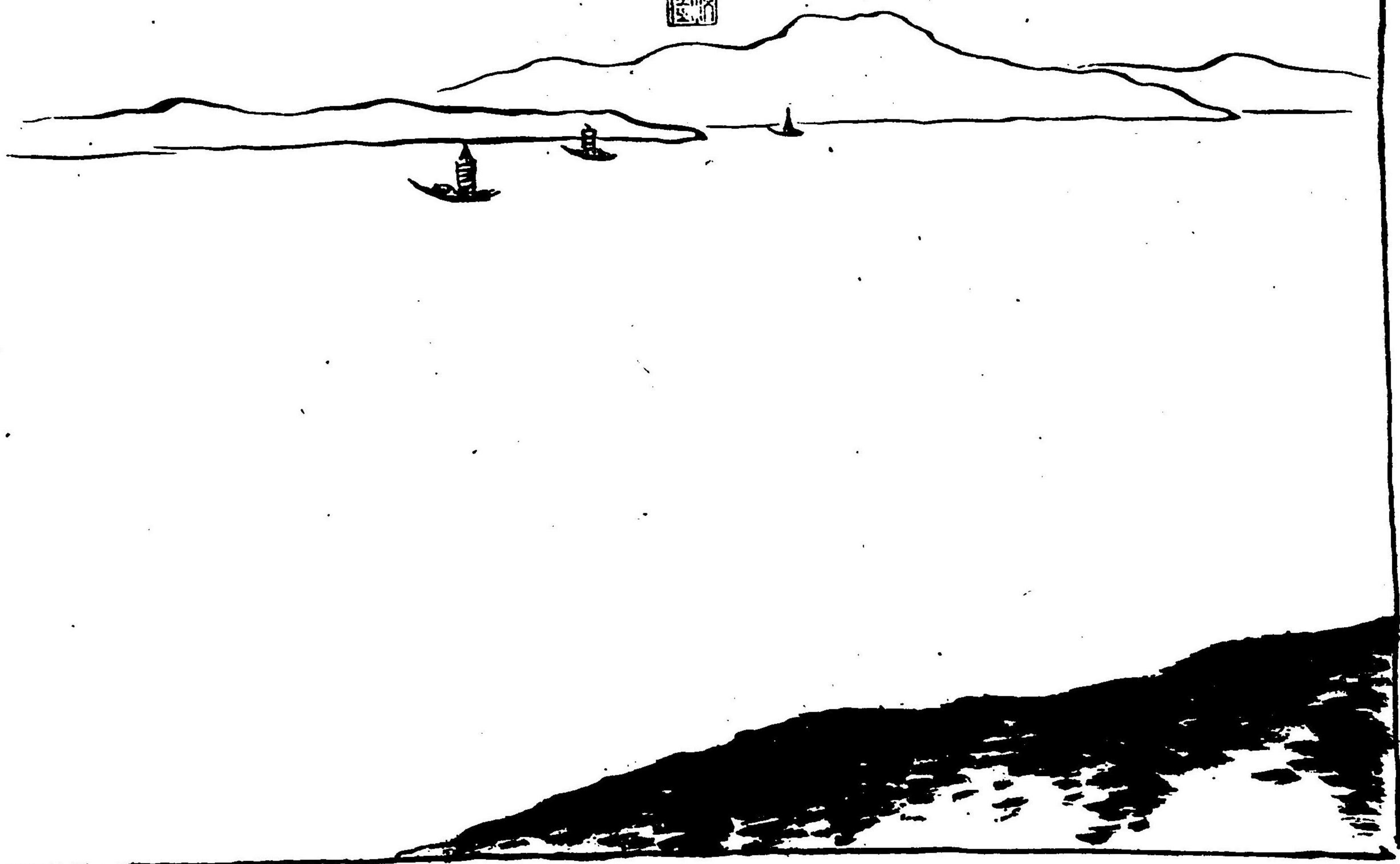
一番轉到正意也。二賦素寓言耳。亦夢耳。記宜叙實。賦宜用虛。此其所以不作記而作賦歟。由是觀之。此夜坡公之實遊赤壁與否。亦未可知也。何問其景之實與虛耶。又何論其地勢之合與不合耶。前賦之枕籍舟中。後賦之夢道士。可以見其結構之槩矣。若妄取二賦評論之。真是痴人說夢也。不直坡公一笑矣。過巉巖側南出。一寺依邱臨渠。有碑刻曰白龜渚。有亭扁曰放龜亭。渠刻石龜。毛寶守邾城。所放龜處云。亭午回舟。下午又上岸。寫西山樊山景。西山在武昌府西。與黃州對岸。樊山與西山連。其下爲樊口。東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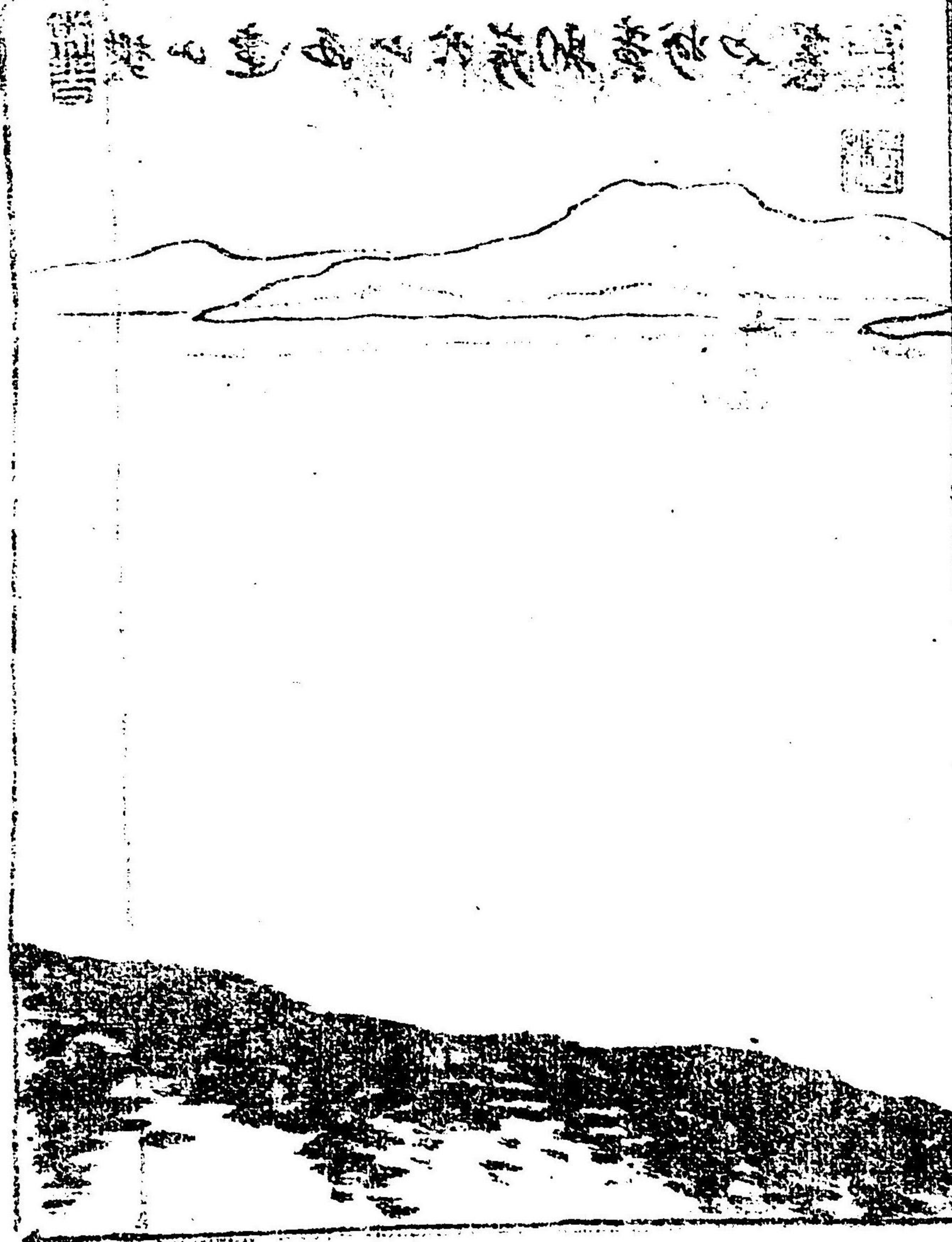
詩憶從樊口載春酒。步上西山尋野梅。是也。黃州行
 小舟。法與漢口同。船旁加櫂。撥水而進。邦人作赤壁
 舟遊圖。一人操竿。蓋誤也。子上牌。舍舟乘瀛船吉和。
 噸量一千一百噸。與山木子宗像子邂逅。山木子
 爲農商務省水產技師。帶命赴宜昌。前二日。歸漢口。
 伴宗像子而發。
 十二日。晴辰上牌。抵九江。午下牌。發九江。申上牌。過
 小孤山。申下牌。過馬安山。
 十三日。抵蕪湖。夢始覺。時寅下牌也。長江各埠。無不
 見西人屋宇。邦人則漢口武昌蕪湖之外。不復見一

樊山連山西北岸則黃州也 畫



武昌西 蕪湖 蕪湖 蕪湖 蕪湖 蕪湖 蕪湖 蕪湖 蕪湖 蕪湖





人嗚呼。本邦商賈。概乏進取氣象。其無才者無論耳。稍有才者。獨在本邦。起會社。爭株券。甲騙乙欺。蠻觸之事。不復知求利海外。令西人擅壟斷。可慨夫。蕪湖以米名。米囊積載無算。辰上脾發蕪湖。已上脾過太平。去太平不遠。有磯。爲牛渚。采石在其東北。小邱麥延。從牛渚至采石。兩岸相逼。易渡。爲沿江要衝。備禦不可忽之地。此地一敗。長驅至金陵無碍。是以三國以來。攻守必爭。倭倭屢成功名。已下脾過烏江。亭長驤船處。小邱下有項王廟。屹立江濱。夫項王敗。咎在自負勇亡論已。糧竭約和。解而東還。漢王乃進兵急。

追。可謂酷矣。比之項王縱漢王於鴻門。所謂寬仁大度者安在。午天至南京。鍾山與石頭山。犄角相應。真有龍蟠虎踞之勢矣。古來據此地以取中原。獨有明太祖耳。豈地勢東南傾。易於退守。而難於進取歟。船少載。直發山本宗像二子上岸。從南京而下。北岸多丘阜。亦多竹木。丘間拓畦。頗與本邦類。南岸雖有山。去江不近。隱見於雲煙間。未上牌過黑龍山。山酷肖讚岐屋嶋。高塔屹立嶺上。未下牌過小英嘴。蘆叢掩岸。數十里不絕。申下牌過金山下。至鎮江。肆圍擁江。賀易繁華。寰宇記所謂三吳襟帶之區。百越舟車之

會者。真爲不虛矣。金山者韓世忠所破金人處。宋高宗詩。峩然天立鎮中流。雄跨東南二百州。在虜每登須破膽。無勞平地戰貔貅。然高宗無意恢復中原。雖有要害如此。何益耶乎。郭北曰北固山。上有堂宇。曰甘露寺。吳甘露中所創建。梁武帝書賜天下第一江山六字云。俯瞰長江。形勢壯偉。實不負此六字矣。北固山北。屹立江中者。爲焦山。漢焦先隱于此。因名。上有羅漢岩。宋理宗書三大字揭之。下有磨崖石。刻瘞鶴銘云。然不上岸。故不知今。皆存否。山上茂樹成林。下有民舍。斜照映射。風景甚佳。昏後發鎮江。

十四日。比曉夢覺出艙。大霧掩江。東西不可辨。船下碇而休也。霧稍薄。船乃進。及至通州。濃霧又來。襲不可進。迨已上牌。霧始披。未下牌。達上海碼頭。至東和洋行。則雨至。予自發滬溯江。連日朗晴。及歸。乃雨。似得天幸。不澡浴者半月。此夕命浴。心身大快。偶閱新報。始聞大隈伯退外務。農商務文部。並易其人。十五日。雨。予發本邦。船中連霖。自上岸塘沽。連日好晴。從長城歸。路宿羊坊。適阻雨。留半日。因得邂逅清帝鑾輅。又溯長江者半月。不遇一雨。歸滬乃雨。可謂奇矣。上午河本子來訪。下午訪那部子。又訪古城子。

十六日。雨。上午訪河本子。與姚子文相見。談及予遊赤壁之事。姚子曰。長公藝事無不精妙。然胸襟濶大。夷險不驚。尤徵學養。當時理學。輒與冰炭。使其秉政。自可一變。金元之禍。或者不至於是。今我國亦正少此等人耳。又曰。觀長公獄中寄子由詩。首云。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則忠愛之忱。至性流露。到死不改。較人似勝。使以此作氣。足挽世間頹靡懦弱之風。今我發慨及此。正以我國絕無忠愛氣概。又將爲趙宋之續耳。蓋姚子多與邦人交。似有憂世之概。又聞予取赤壁土歸。欲作坡公像。曰。蘇長公一生

好事。在粵留笠屐之圖。至今士人有作長公生日者。輒繪圖懸之。供以丹荔黃蕉。若以赤壁之士。携歸東國。將爲公像。以誌遊蹤。則亦亘古所無。風雅好事之尤。雖長公亦當遜一籌。予爲一笑。下午訪瀛華洋行。與那部子過書肆購書。此夜藤田子爲予邀。汪子庚字南。羅子飲。汪子有德望。徵辟不就。以清節自居。近日起時務報論時事。該切痛到。爲諸報魁。汪子謂予曰。竊聞先生之論。欲實奉孔教。而以西人之政法輔之。此說於弟意最合。若現在歐洲之政。以墨爲體。以申韓爲用。一時雖頗見効。久之必有決裂之憂。予

曰。今日孔教不振。譬諸日月之食。何憂其光不復。責亦在吾輩耳。曰。敝國自本朝定鼎以來。雖名儒輩出。然士子往往溺於科舉。不知致力於本原。又一則因本朝政法。號爲崇奉孔教。故不知孔教之日衰。一則因佛教方微。耶蘇未熾。故不知異教之相逼。坐是二故。是以人皆苟利祿。而絕不知畏懼奮發。欲扶持此事。非速設法振起不可。予曰。貴國到處有聖廟。春秋行釋奠。此似崇奉孔教。然廟宇頽圯。荆棘沒偕。無乃釋奠皆屬虛飾耶。且貴國學者。雖稱崇孔教。觀其詩文。屢見神仙等字。儒者甘心神仙等字。太爲無謂。又

葬祭托之僧道。夫儒者葬祭宜自行。托之僧道。甚非儒者本領何如。酒盃獻酬。譚及本邦尊攘之事。與此國改革之事。汪子曰。近日同志亦頗以改革之事。震發於當路。惟冀在上者能虛心以聽耳。羅子曰。彼國與貴國同處亞東。自應相依如唇齒。至改更舊習。雖係官司之事。然草野亦當竭盡知力。以冀在上者之啓悟。但方之貴國維新時諸傑士。恐有愧多矣。予曰。東漢黨錮。前明東林。慘則慘矣。每使讀史者大聲呼快。蓋改革之際。數之所不免歟。羅子曰。本朝政治與前明大異。前明獎勵忠直。亦殘虐忠直。本朝往往不

獎勵。亦不殘虐。言官上書。雖甚切直。不過留中而已。或俟稍久。乃假他事罷其官。至如安惟峻之遠貶。乃罕見之事。故士氣鬱而未伸。乃至如此。又曰。譬如今日吾輩欲上一書於聖上乎。則必須由一大臣轉遞。若措辭委婉。則大臣必以虛辭獎借之。而後爲上。然無效也。若過激。則大臣必阻令勿上。百計撓之。若叩關自投。則身先犯刑誅。而聖上初不見是書也。弟嘗與人聚謀良策。而苦計無所出。現在當國者見吾輩言。莫不極譽其是。但謝曰。高未易辨耳。十七日。雨歇雲未披。聞獨人據膠州灣。子遊武昌前

數日。獨國官曹抵武昌。無賴之徒。投石爲戲。獨人怒。照會武昌府衙門。發砲謝罪。事纔平。今又獨逸宣教師在山東。爲盜所殺。獨人直差戰艦。據膠州灣。以爲已有。夫歐州人相殺。一歲不下千百人。唯刑其凶徒而已。宣教師爲盜所殺。乃追捕盜則可矣。急差戰艦。以奪他人之地。盜且所不爲也。歐人常以封豕毒蛇之慾。窺他州罅隙。而東亞諸國。與歐人黃白異種。彼白種非殲滅黃種。則不娶。爲之計如何。曰。本邦與清輔車相依。以協同仇之志是已。山本子宗像子來訪。二子以昨日歸滬。曰。南京上岸。陰雨不能遊觀。

下午與余子入城購物。此國婦女概不出外。適出外。必坐轎掩簾。故不可見。途上得見者。庶人婦若妓也。在北地。施紅粉濃甚。老嫗往往戴花簪。曰。皆有夫者。夫死。不復用花簪。及至滬。絕不見此風。十八日。雲未披。頗感冷氣。抵書肆。購書。又與余子入城。購筆墨。夜。注羅二子招飲泥城橋。會者王子字孫字子字現字在大阪。密子字古字城子藤田子及子也。此國古來有行仁政者。直推爲君。不復問其爲何人。習以爲常。然日清日元。雖從北胡出。不過君臨此國。若歐人則不然。一取禹域。直移植白種。苛制暴政。遂使此

國人失衣食而後已。此爲可畏矣。
十九日晴冷甚。甲午戰役後。所定訂款。有各埠置邦人租界之目。然漢口上海天津等租界。遷延至今未定。是豈獨政府之責。民人亦有罪焉。且邦人不來住。租界雖成。猶不成也。且如蘇州。戰役後以邦人之手開埠。而邦人住者不過十人。而一半蘇綸紗廠所備領事館殆苦無事。至沿江各埠。蕪湖有二人。漢口有七八人。武昌有一人耳。何必以租界未成。獨責之政府耶。夫子有言。未得之。患得之。已得之。患失之。當路宰相所行。務持已政柄。民間君子。窺當路罅隙。欲取

以代之。日夜紛紜。明黨爭權。無復着目外事者。常爲歐人着先鞭。豈不可發慨耶。晉七王之亂。縱五胡割據中原。竟至偏安江東。石敬瑭欲代唐。不惜爲契丹割幽燕之地。宋熙豐元祐。兩黨爭權。因暗女真事情。見徽欽北狩之禍。唐敬宗曰。平河北賊易。去朝廷明黨難。河北賊豈真難平哉。朋黨分爭。舍河北而不問。其所以不能平焉爾。方今之形勢。不止晉唐宋明之時也。歐米諸國。欲拓地東亞。風雲之變。朝不測夕。憂世之士。豈遑自顧地位權勢哉。且夫禹域者。宇內所逐利處也。歐米諸國人來逐利於此地。不復遠千萬

里。而本邦近接境。朝發夕至。勢爲至便。乃取後於歐米人。殊爲可怪。不及今爲之所。欲無悔得乎。沿江各埠。素不待言也。至大都小邑。到處必見邦人。豈非當今之急務耶。人種既不殊。文字亦同。朝發夕至。與國中不殊。此既勝歐米人萬萬矣。若一致意於此。其爲泰西人所不能爲。亦容易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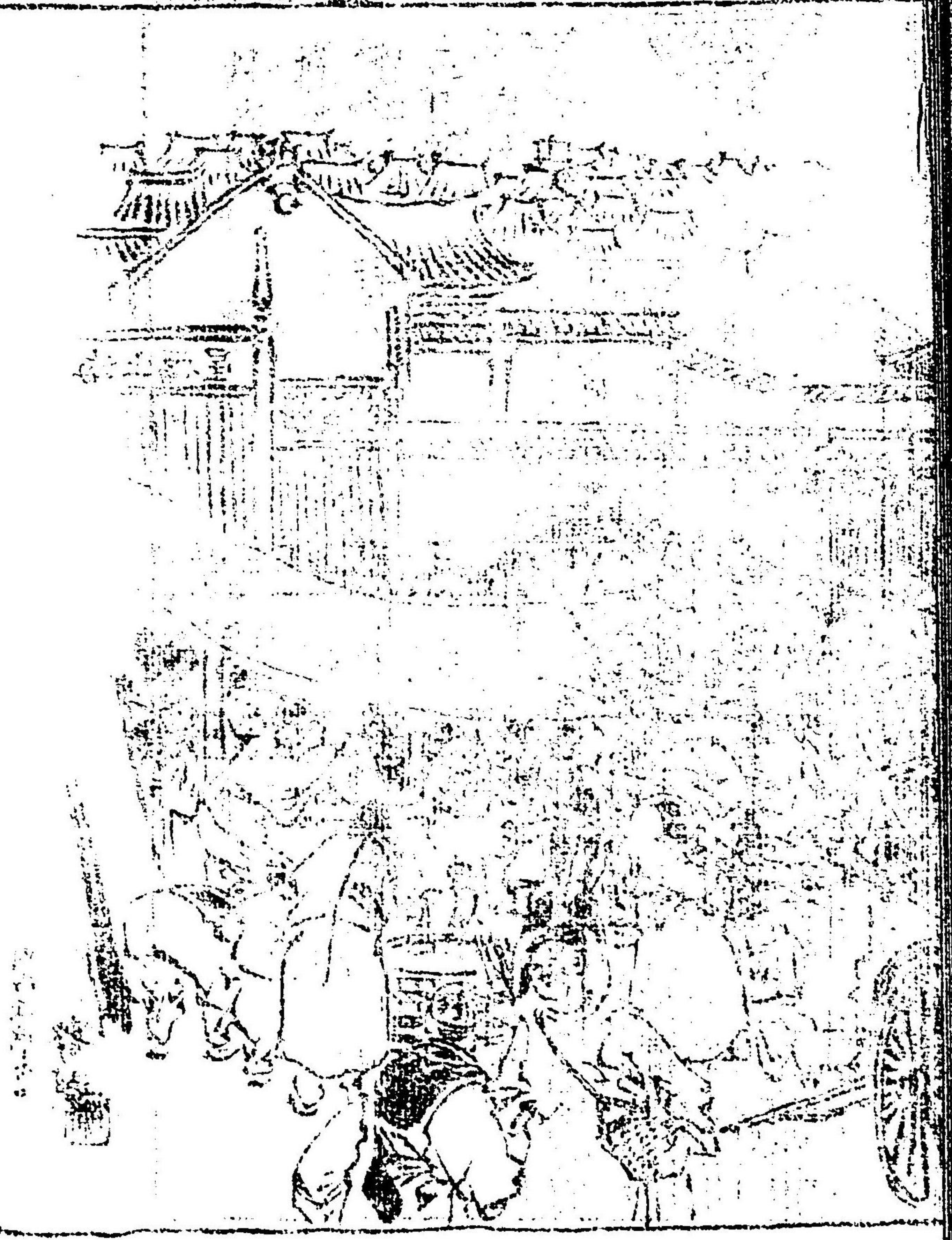
二十日。陰。冷氣砭肌。似去北京時氣候。此行既至蘇而未至杭州。而天候既如此。暫期他年。從錢塘紹興。進探天台赤城諸勝。亦可。且人忌十二分。北踰長城南溯長江。拜清帝鑾輅。繼坡公赤壁遊蹤。業已十分。

則杭州之遊。留以期他日。亦持滿之方歟。膠州之事。獨人之暴亡論已。此國存亡之機。亦將決於是矣。今觀申報所論曰。事關俄人利害。俄人當不默默。殆視如佗人之事。或者又曰。黃種方亟矣。他日當以貴國爲桃源。豈大國人之宏度乃然歟。然亦甚矣。上午抵時務報館。與汪子德頌古城子相見。去訪陳子。如釋不在。下午勝木子喜恒來訪。山本子來話。此夜風冷。覺體不爽。服藥而寢。

二十一日。晴。風冷。朝往觀聖母廟。廟在客館南鄰。貴賤麇集。賣茶者。賣菓者。賣糕者。攀竿猴舞諸戲。終日

喧騰。傳云。聖母海陵人。適杜氏。師劉綱。學仙術。道成。夫不之信。告官。官拘以囹圄。頂之聖母已從窻中飛出。高入雲中。後人因立廟各處祭祀。清人信仙。大率此類。屢見樓下牽猪羊而過。比北地產差小而垢。且北地牧猪羊。大抵千百成群。一人立前。猪羊皆跟隨而來。一不離群。進止左右。唯主人所命。至南方一人僅牽六七頭。盡以繩約頸。舉杖撻之。猪者處也。在山曰山猪。在野曰野猪。在家曰家猪。毛色漆黑。北地所產。比南方大發光澤。不似本邦豚污穢放惡臭。至供庖厨。味美而脆。牛羊之所遠不及也。





二十二日陰。上午官阪子九郎甲斐子中寬來訪。二子皆熊本人。在上海設乙未同志會。請予講經。終日風冷。不出外。夜荒井子來訪。此國謂無宗教亦可。彼稱儒之人。葬祭托之道士與僧。托道士與僧。以營葬祭。不可謂崇奉儒道也。科舉課經義。固不過爲羽儀。孔廟行釋奠。古來典禮。不能輒廢耳。到處孔廟。宇廡傾敗。荆棘沒階。不知修營。爰除。乃行釋奠於壞宇。茅草之中。可以徵證矣。而道士沙門。服垢衣。戴敝巾。寺觀頽圯。狼藉夷然。視以爲常。顧上下皆崇淫祠。淫祠從道與佛來。然亦非尊道與佛而然也。皆好談神仙。亦不

必信道士也。而清帝奉喇嘛。非以喇嘛教化國民也。是以儒道佛皆有名而無實。其稍惹人心者。爲耶教。而西人狡獪。傳道之術。莫所不至。清人沿沿陷溺。嗚呼。可畏矣。

二十三日。晴。風冷。上午甲斐官坂二子來訪。予爲說儒學本領。在經綸。六經皆政術之書也。併論朱王之學。主修身治心。而外天下國家之弊。下午狄子蘇王子蘇蔣子芥來。邦人論生活度高低。而不知導世。風赴奢侈也。今試論所謂生活高低者。清人比邦人。衣食房屋。並高數等。然此國人比邦人。槩皆饒財。未可

以謂奢也。

二十四日。晴。風冷甚。朝。官坂甲斐二子來。爲講道及德系統。午天。汪子來來過。見誘訪張子。名義。字季直。嘉州人。甲午秋元。今房中具鴉片器。謂予曰。聞先生篤信周孔。風雨鷄鳴。想可感佩。予曰。弟此遊本擬謁曲阜孔廟。時屬寒候。未能果行。殊爲可恨。曰。先生在貴國。尊尙舊學。朋好必多。欲聞其魁特之士。予曰。敝國學者。學問淺狹。雖則謂魁特。奚得遽臚列貴國君子之前。恐有遜豕之譏。顧三十年來。官獎勵西學。漢學殆拂地。數年來識者大有所顧慮。漢學西學並行。此殊強人意。

曰。中學西學。源頭相通處甚多。六經諸子。可以證合處亦甚多。其專專守一先生之言。而不能收異量之美者。皆知二五。而不知一十。貴國士大夫。救時之才。獎勵西學。其尚以漢學爲不可廢者。知有本末者也。中國士大夫。學問病正坐務博而離。離故不精。又狃於科名利祿。致成積弱。言之可痛。予曰。貴國科舉之弊。敝國人亦屢言之。敝國神祖啓邦以來。人以忠孝爲俗。而孔聖所誨。適合敝國舊俗。敝國人之所以尊信儒術。而儒學之所以將廢而復興也。蓋嘗謂欲革一國弊制。宜從下爲之。不宜委諸有司也。有司之專

擅。不可獨咎有司。亦在野君子。袖手傍觀之咎也。曰。從下爲之。而能遂者。猶貴國士氣之申也。中國則未能如此矣。先生既來中國。必有所聞。草野之間。徒多痛哭流涕之言耳。無益於敗喪。予曰。食其國之毛者。死於其國之事。古人有言。有志者事遂成。奚問貴國與敝國之異同乎。貴國三十年前。幕府擅權。王室式微。勤王之徒。有繫獄者。有刎首者。有縶兵而死者。遂能倒德川幕府。而建維新偉業。近年天下輿論。欲設議會。有志者往往觸法抵罪。以致今日之盛。貴國東漢李杜陳范。及前明東林諸賢。行事垂史冊。赫赫與

日月爭光。豈非後人所當鑒耶。曰。此等風氣。東勝於中國。中國則士氣排抑沮喪。二三十年矣。此人壬午歲在朝鮮。與竹添加藤諸子相識。又將遊本邦。遇甲午之變。而不果云。去訪湯子壽潛字不在家。更去訪葉子人。諱字浩吾。浙江仁和人。年三十左右。近與汪子。立蒙學公會。頗見有爲氣象。謂予曰。先生遠賁我國。遊蹟徧名勝。文氣之助。乃在萬里路上得耳。鄙人見之。不勝欽服。但聞先生遲回申浦。又無幾日。轉覺惘然。鄙人生平本罕學識。但素志在人。不虛生一語。上立足。所惜才疏學淺。少二十歲。即出游大江。上下

人士之中。尙多同志。當塗袞袞。鮮遇知音。不得已返而設立蒙學公會。仰資貴國及西方大國之善法。以惠後起之人。宗法孔聖定制之意。以明已絕之緒。心奢力弱。不敢謂有成無敗。願五洲大陸。殺機方起。不知稅駕何所。先生東方賢達。我國又同在唇齒。何以善其將來。同保太平。乞先生明以教之。予曰。先生抱蘊偉大。使人景仰。貴我兩國。唇齒相依。誠如高論。獨西方之人。實所同仇。禦侮之要。在振作東亞形勢。此當以兩國人往來親善爲急務。今兩國商賈往來者。常聞之。未聞士大夫往來者。豈兩國之利耶。何如。葉

子曰。高明之論。弟實深佩。亞洲一局。極宜東方好合。堅固。西方乃無包抄全局之隙。誠哉是言也。至於我國人士。來遊貴國。使士大夫彼此交誼日密。上回朝廷之意。下開我與貴國。素來隔閡之藪。鄙人十年前。嘗主亟連東局。以固東南。惜世之知者鮮爾。目下彼此交往。業已大有開通之幾。親密之誼。弟意謂。以後仰藉貴國已譯書報。在我國人士。偏設各種學會。以開風化之原。此一局也。有志力之士。相與時時往還。以聯交誼。切圖禦侮之計。即不能。亦宜籌保護生靈之計。此一局也。先生明見。以爲然否。子曰。寔然。貴

國設各種學會。其初時情。此固宜要。急者。然學問宜有所生。乃以教爲骨。以西學爲冠冕。庶幾少誤歟。葉子曰。法眼藏也。不勝欽佩。大凡心理之同。人雖所共。其理不過有識之始。各以先入爲主。不免生爾我相見。此是後起之儀。非本原之理也。孔聖立教。天同始。運極太平。此固他教所未見及者。中墨諸部。以天同體一偏之理。橫思奪席。豈可得哉。新學自今。西方人士。由格學以及哲學。仰宗希臘百拉多等之說。極與儒近。此入我門來之大轉機也。弟不才。竊思今日教中上學生。宜以格致

啓其靈性。以時務究其才力。歸宗孔教。以定其趨向。倘從者日衆。則太平之基。即起於是。先生明見以爲然否。葉子喜議論。將進以佳境。會汪子諸友。候汪子於時務報館。廷仔因在歸。乃與葉子約。詰旦再晤。辭去。至時務報館。與汪子名大鈞。字仲虞。浙江錢塘人。弟曾子名文正。字公直。名伯淵。字焉。鄞田子名其田。字自生。古城子相見。二十五日。晴風冷。朝暮。甲斐二子來。古城子來。已上牌葉子來。過子且弟歸。期方迫。不得久待。杖履。此殊歉然。但幸上。紅。無。來。援。援。對。榻。得。領。雅。談。感。甚。葉

子曰。先生速歸。弟不得常親。丰采言論。亦深悵恨。今日得趨承雅教。蒙不見拒。三冬餘閒。把手情話。雖片刻歡言。五城壁不易也。在先生績學有素。必有蘊蓄之寶。敢求賜教。指示岐途。以作不才之準質。則幸甚也。予曰。弟才短學淺。奚足瀆長者聽。其夙奉聖教者。亦欲盡我身分耳。昨日造候。目領貴會盛況。未得悉細事。不妨開示之。曰。高懷敬佩。敝學會宗旨。以聖教屯難造物端蒙養爲宗旨。欲保善良種子。勿播裸壤。約分四大端。一日。學會。連天下人才。使歸於群。一日。學報。分兩界。五歲至七歲一界。專重母儀。八歲至十